



行憲後之立法院

陳茹玄

立法權就其本身而論，原來就具有一種優越性，為其他各種政府權所不可及者。蓋除憲法特予規定或限制外，立法權實為一切政府權之泉源。必先立法而後有法律之執行解釋及監察之種種需要，及其機構之設置。必先立法而後事權之分配、人事之考核、刑賞陟黜之行使，及政府一切政令之發佈，有所根據。由斯而言，謂立法權高於一切，亦未嘗不可。先進民主國家知其然也，故對立法權之使用往往有種種限度與衡制。如美國總統有否決國會法律案之權，即在國會以上下兩院三分

二多數推翻總統之否決時（*overriding a veto*），總統有時仍得不予執行，故有所謂 *pocket veto* 者，此一例也。又如英之內閣原為國會大多數所擁護而出者，然苟遇政策意見不同兩相抵觸時，國會固可行使不信任投票權以改組內閣，而內閣亦可用元首名義解散國會，舉行大選以覘民意。此又一例也。再如瑞士之國會雖對行政方面有完全操縱之權，（瑞士行政係採用委員制由國會選舉），然其人民有直接創制權及複決權，國會所通過一切法律，公佈後三個月內，均為「試行時

期」（*probationary period*）。在此時期若並無人民要求複決，該項法律方能完全生效。此又一例也。綜是而言，近代國家不論其採用內閣制或總統制或委員制，對於立法機構大都需要取得一種衡制作用，或保留一種最後之監制權，是所以防代議制之流弊，用意深遠，研究政治組織者不可忽視者也。

依照吾國最近公佈之憲法，立法院以直接民選之立法委員組織。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而行政院長，亦須得立法院之同意總統始能任命（憲法第五十五條）。表面看來，有類責任內閣制。然行政院不肯執行立法院之決議或法律案時，「總統可移請立法院覆議」，此種規定又近似總統制。「如覆議時經出席立法委員三分之二維持原案，行政院長應即接受或辭職」（憲法第五十七條），此則為總統內閣兩制所無。蓋按內閣制則根本無須覆議，按總統制則在此場合行政首領無辭職之必要。今立法院已有改組行政院之權（因立法院可使行政院長辭職），而行政院方面卻無解散立法院之可能。此種片面性的

政治力量，爲近代法治國家所罕見。就此一點，吾人可推想將來立法院權力之大。

再就同意權而論，美國國會之上議院亦有此權，然美國憲法係以三權鼎立爲原則。立法、司法、行政各有範圍，不得互相侵犯。故行政各部長官經總統提名，上議院大都循例通過，極少爲難。事實上總統幾全有選擇之自由。若在吾國之立法院，則情形不能盡同。蓋行政對立法負責，憲法已有明文規定。則行政院院長之能否對立法院負責，立法院自必有權判斷，且當加以種種之考慮，而總統之是否信賴其人，反成爲無足輕重之問題。如是則總統朝提一人立法院可以否決，暮提一人立法院再可以否決。結果非總統事先與多數立委商洽，或逕由立法院自舉一人交總統作形式上之提出，則行政院院長不易產生。是事實上立法院操任命行政院院長之全權，總統不過畫諾而已。

復次，依照今年三月所公佈之立法院組織法之規定，立法院院會以委員總數三分之一爲開會法定人數（組織法第八條），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組織法第十條）可以通過法律、預算、宣戰、媾和、條約、大赦、戒嚴各案，可以決議「移請行政院變更重要政策」（憲法第五十七條），可以行使其對總統所提出行政院院長人選之同意權。簡言之，立法院只須有全體委員六分之一人數聯絡一致時，可以發揮一切最大之權威而毫無拘束。若得全體四分之一人數之同意，更可隨時改組行政院，或強制行政院以執行任何法案或決議，再無緩衝或迴旋

之餘地。苟多數委員精神鬆懈，無中心之思想與一貫之主張，則尤易受少數人之把持利用。或謂英國衆議院，議員約六百人而開會法定人數不過四十人。國民政府下之立法院，其開會法定人數亦不過全體三分之一，未嘗聞有少數人操縱之弊何也？曰英之行代議制已七八百年之久，政黨之組織甚爲完備，能貫徹其主張。人民富有政治常識，政治興趣亦至濃厚。當國會討論國家政策或重要問題時，豈獨議員不肯放棄出席權，即旁聽席上亦座無餘隙，故少數人絕無操縱之機會。至於國府制度下之立法院，其委員同於官職，視到會如辦公，缺席過多，可隨時取締，故院會人數不至太少。至將來之立法院委員爲民選代議士，非如普通官吏之可受約束，而吾國現今政黨組織尙未健全，一黨之內往往派別甚多，意見龐雜，黨對於黨員之管制，已感困難。於是議會之中，或人自爲戰，各爭所欲，或意志消沉，漠不關心。有力者可負之而趨，狡黠者常乘隙而入。此至高無上之大權，乃墜落於極少數人之手，而政治之動蕩紛擾，恐亦將因之永無止境。此則吾人所應加以切密之注意，而亟思所以預防之道者也。

總之，行憲後之立法院，總統不能解散，國民大會不能監督。其所通過之法律及決議，人民不能複決，國民大會無權複決，總統及行政院亦無法抗爭。而立法委員之罷免，僅能由各選舉區個別行使。苟非直接影響該區之利害，選民決不至涉想及於罷免該區所選出之立法委員。故立法院已爲不可解散之議會，立法委員亦將爲至難罷免之議員，必俟

三年任滿之後，選民乃得總計其功罪而定其去取。既居不可動搖之地，行最高無礙之權能，苟再加以非其人而當其任，則前途危險，寧堪設想？故今日立法委員之人選問題，實為將來整個憲政成敗之關鍵。如能多得博聞廣識之才，公忠體國之士，真能犧牲個己而為全民謀福利者，則政見縱有不同，理想目的尙能一致，使無形中七八百委員中同以「國家至上」為公共信仰。由此信仰而發為至大至剛之力量，與行政方面左提右挈，相輔相成，則不特憲政前途可見光明，而此次吾國所獨創之「立法集權制」，或且成為世界最民主最進步之政治制度，亦未可知。同時國內各政黨，尤須加強內部組織，團結黨員意志，刷新政治主張，並

努力從事於黨員之政治訓練，多多造就有學識有風度之政治家，拔選最優秀之人才以為爭取人民代議士之準備，使立法院不獨為最高權力機關，且為全國一等人才之總匯機關。應知議會政治，即是政黨政治。必有健全之政黨，而後有健全之政治。今憲法業經公佈，一切條文當次第推行。萬目睽睽，方佇看憲政推行之效果。如其成功，則五千年歷史當開一新紀元。歌頌千載，傳之無窮。如其失敗，則紀綱廢弛，政治紊亂，吾人又不知須歷多少艱難，幾番浩劫，始能重見法治之光明。成敗之機，問不容髮，願國人之留意省察焉。

國際不和的副產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中，許多駐蘇聯的聯合國人員，有不少與當地婦女結婚生男育女的。戰事結束後，外籍人員紛紛返國，要求挈眷同行，都遭蘇聯政府拒絕，迄今成為外交懸案。七月中莫洛托夫抵巴黎參加英、法、蘇三國外長會議時，英國曾娶俄婦的丈夫團，再度推派代表向莫洛托夫呼籲准許已嫁外籍人員之蘇聯婦女攜帶子女出境，俾能夫婦團圓，同享天倫之樂。請求結果，未曾公布。同時加拿大前駐蘇使館武官奧克利渠（George Okritich），亦曾娶有俄婦，最近接獲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維辛斯基（Andrei Y. Vishinsky）覆函，仍拒絕遣送俄婦出境之請。覆函中稱：「我們對於我國婦女嫁什麼人，並不抱種族的偏見……蘇聯婦女的責任，為替蘇聯，而非替加拿大政府生男育女……嫁外國人的婦女，大多數不足為蘇聯婦女的儀型，她們想到外國去貪享受，來逃避建設蘇聯的艱苦工作。婦女往往歡喜說話太多，因此她們會使人對蘇聯發生錯誤的印象。」看來有情人終難成眷屬了。



當前財政之重大缺點及其根本改革

錢健夫

一 漫無紀制的收支系統

常人每謂我國某種財政制度未宜，某種財政政策不當，其實我國今日之財政，既無政策可言，尤無制度可言，始終為一個「亂烘烘一團糟」之局面。蓋政策云者，首須有其確實之綱領，而制度云者，尤須先有固定之原理原則。今日財政無論政策抑其制度，莫不朝令夕改，是非不辨，無短長之較，無輕重之衡。本欲爭取時機，顧常坐失時機，本為敷衍現狀，復徒擾亂現狀。倘欲予以制度之名，則為雜湊的財政制度，倘欲予以政策之名，則為盲目的財政政策。

此言何據，請先論財政收支系統，所謂收支系統，本不足言制度，且不合實際，論者已多。茲復欲提出討論者，乃從法理上觀察，所謂收支系統，殊屬漫無紀制。蓋收支系統屢經修改及其訂定之重心，原在「兩級財政」與「三級財政」之互為變革。三級財政不足以發揮地方自治之效能，尤不足以施行民主憲政，此為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改為兩級

財政之最大理由。倘此一改變確能符合近代政治之原理，與夫「以三民主義建國」之原則，則應歷百世而不改，如美國之三權政治，如英國之大憲章。所可惜者，變革之初既未深體現代政治之精義，亦非確有行憲之決心，不過欲藉此鞏固中央之財權，恢復歷來「一統財政」之舊制。（予常謂我國財政，自漢景大削地方政權，即成「一統財政」之局面。一統與統一之含義各別，故我國素無所謂地方財政，有之即為攤派，此種局面迄今未改。名詞雖為杜撰，義極切合，暇當另文闡述之。）以致制度雖改，意義全非，於是再有「三級財政制度」之恢復，即現行之所謂修正財政收支系統。倘此次之「修正」，確能名符其實，則此種制度應可確立矣，實又不然。中央既未放棄其集權之用心，地方且更增多若干法外徵斂之藉口。俞鴻鈞氏在修正財政收支系統會議致詞中所謂「無一日不在攤派之中，無一物不在攤派之列，國計民生，交受其困」之現狀，仍存於收支系統修正年餘之今日，固為人所共見之事實。故行政院最近又有再修正之擬議，財政當局且正積極辦理。所謂制度，固不

必一成不變，然僅憑一時之感情作用，毫無真知灼見以作創制改度之根據，則雖修正數百次，依然徒見其愈變愈亂而已。

二 稅制稅法之欹崎狀態

再言「稅制」。欲求財政制度之確立，必以稅制之確立為前提。修正收支系統以前稅制之凌亂，姑置不談，修正後之稅制果為何如，亦徒見其愈變愈亂而已。譬如營業土地兩稅，既經劃歸地方，中央復有三成四成之分潤，已屬甚不合理，後來為求管理進口貨物，復僅着眼於徵稅手段，而有特種營業稅之實施。姑無論管理進口貨物，在徵稅以外是否尚有其他方式，亦無論徵稅方式是否即為有效手段，更無論管理進口原為海關無可逃避之責任，亦無論管理經濟市場是否應有整備之政策，僅知通過徵稅之手段以求管制，已屬極不高明，茲論制度，財政收支系統未經「再修正」前，中央是否可以別立名目，割裂稅源，而特種營業稅之施行，無異中央自將手定之制度，予以破壞。中央能任意興滅，又何怪地方之濫權？

再言「稅法」。目前地方稅源均係中央所核定，其基本稅法亦係中央所訂頒。復員之初，中央為表示與民休息，而有免賦之令，業已受人批評，旋即減低營業稅率，嗣復將地方稅源中如房稅及娛樂筵席等稅之稅率，普遍減低。姑無論中央此舉是否慷他人之慨，但減地方權利以求惠民，亦無論稅率減低後之差額如何彌補，挹彼注此仍將加深苛雜之

弊，惟是減輕人民負擔，責任不應專在地方，今屬地方之營業稅率，僅百分之二·五，而所得稅率高達百分之二十七，利得稅率且高達百分之八十。所得稅之徵課，均出於營業收入，於是逃避所得稅者，均連帶予營業稅之徵課以嚴重的影響。立法者但知着眼地方稅率之減輕，中央稅率則不求改革，且更不顧及兩者實施之後果，衡情酌理，豈所謂平查賬制度既不改善，稽徵方式墨守成規，但知強言歐美所得稅率均屬甚高，并無流弊。殊不知歐美在徵稅後之人民所得，價值變動甚微，我國幣值日見低落，負擔稅課之餘，幾至朝不保暮。常人每謂一般商民對營業稅率甚輕，原不欲逃避，但為求逃避所得稅，不得不從根本上設想。又謂中國今日之稅負，五花八門，倘依法均能切實收足，不但國庫無憂，商民早已破產。此雖未必盡然，殊有一部份事實之根據。

三 經濟改革方案之缺點

中央亦知目前整個經濟問題均應澈底解決，財政問題尤為重要，故最近復有「經濟改革方案」之公佈，列「金融」「生產」與「財政」為三大目標。論者多謂此一方案之重心集中金融，譏為不明經濟大體，予則以為財政既為三大目標之一，而方案復首重執行，宜應如何規劃詳盡，且必有原理原則之揭櫫，夷考其實，則大謬不然。非但有關於政者份量獨貧，且內容空洞，殊不足言方案。原文云「至財政上應行興革諸端，可納為整理財政與穩定幣值二者」，姑無論方案既首列「金

融」則「穩定幣值」不應僅見於財政，亦無論金融既為方案之首要，則穩定幣值列入財政為贅瘤，茲觀所謂整理財政之辦法，共僅九條，除前四條外，幾莫不與金融生產關係較多。其第五條出售敵偽產業及國營事業讓售民營，與第七條准許人民以黃金購買外匯，充實進口貨物，不但有侵入「生產」範圍之嫌，且與「穩定幣值」第四、第五、第六各條亦相重複或衝突。

照原文關於財政者之敘言，有「其詳細辦法茲列舉於後」之語，實際上有關財政者僅得四條，所謂詳細辦法，不知所指。即包括九條言之，亦但見其空洞，絕不見其詳細。茲姑摘其要點，約有三端：第一為改訂財政收支系統，第二（二至七條）為開源，第三（八至九條）為節流。再詳釋之，首為確立制度，次為整理收入，次為限制支出，在原則上固見整齊。然以言方案，則覺過於空疏，且與金融生產兩大部門之規劃較詳者，亦不相稱。譬如確立制度與整理收入，即不僅在維持原狀，而須澈底革新。第二條切實調整直、貨、關、鹽各稅稅率，固屬重要，然直、貨、關、鹽四稅是否仍應并立，則尤應為經濟方案所求「改革」之大端。復如第八、九兩條緊縮機構與節約開支，在財政方面，首應考慮者即為直、貨兩稅徵收機構之合併，以及關、鹽兩稅徵收機構之調整。

總之，所謂經濟改革方案，關於財政者既甚簡略，無法說明其「改革」之重點，而執行方式亦嫌含糊，頗聞凌亂無緒。比聞此一方案，初非出於一人之手，事後亦無人稍予審核剪裁。國家大經大法，竟

以急就章方式出之，殊為憾事！

四 節約辦法之矛盾觀感

繼經濟改革方案之後，中央復有節約辦法之公佈。節約在改革方案整理財政第九條曾有規定，此項辦法或係據此產出，故亦略予檢討。

節約辦法中最為社會所樂於討論迄今未衰者，厥為禁舞問題。禁舞頗足影響財政收入（尤其是上海），故復為社會人士及主管部門所樂於研究，因是，節約辦法公佈後，在上海方面，有若干主張暫維現狀者，亦有主張從重徵稅寓禁於徵者，又傳聞僅予新設舞廳之限制，亦傳將設聯合舞廳，而最近復有分別地區實行之議。主管方面之表示，則頗不洽於輿論，但仍甚顧忌從業人員之出路，故此案迄今未作決定，尚在討論研究中。

禁舞在社會問題中如何求得合理之解決，不屬本文範圍，惟在財政方面，則絲毫不足研究。蓋節約為國家既定之大經，且為必行之大法，倘跳舞在今日之中國誠能用作正當之交際手段，則不禁何傷，亦不違反節約。倘其存在確有害於節約，則雖月收娛樂稅百億元，亦應絕對禁止。上海各舞場及有音樂跳舞設備之酒菜館等，目前月納之娛樂稅，據估計最多為二十億元，此固為不小之數字。但禁舞倘確有理由，期於必行，則不但應即實行，即犧牲此二十億元之收入，亦應絕對維持國家之大法。何況此項收入縱然減少，如何謀取遞補，原為財政當局應盡之責。

倘謂影響財政收入，即難禁舞，則從前「特稅」收入尤為大宗，即不能禁煙。在今日財政困難之下，亦不妨恢復雅片「公賣」。

從重課稅固亦寓禁於徵之有效手段，但此時倘欲實行，則從前減低娛樂稅率舞場不予例外，即為重大之錯誤。雖此種主張均係社會之擬議，並非決定實行，然已可見一般人士對於財政問題看法，往往極為矛盾。

五 濫權事實之整個存在

由上敘若干財政措施觀察，似乎中央已走上真正集權之地步，其實又大不然。譬如財政收支系統未修改前，中央財權確甚龐大，宜可集權矣，然而地方「無一日不在攤派之中，無一物不在攤派之列」，中央幾曾集過權來？收支系統修改以後，省權重建，市權擴張，中央在其法定控制範圍之內，宜可集權矣，然地方仍莫不高唱苦經，各自為政。如河南之因地制宜稅，福建之花捐，廣東之船捐，廣西之特種稅，上海市之旅棧捐，市政建設捐，重慶市之房捐附加等。位列首都之南京市，亦有旅棧捐，中央幾曾集權，更幾曾真正的管到地方？

中央亦知如此，故最初在國防最高委員會審查意見中，曾有地方因地制宜，得另定新稅之擬議，且令發各省市參考。繼則由行政院正式公布「縣市特別課稅限制條例」，明白規定地方可以特別課稅，但以三種為限，且從價徵收者其稅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五，然條例不過具文，

地方在條例限制以外之特別課稅，依然普遍存在。

此種遷就事實之舉，在中央確屬煞費苦心，然而地方不但無絲毫感戴之意，且仍徵斂自為，而謂中央集權，豈非天大冤枉！然而推究根源，其癥結仍在中央。蓋中央既明知所謂收支系統，不合實際情形，即應從根本上改革，確立合理之制度。不此之圖，但知遷就事實，欲求財政制度之合理建立，豈非緣木求魚！

其實，中央不但放任地方濫權，其本身亦有可議之處。譬如特種營業稅之實施，即為一例，而目前報載漢市貨物稅局舞弊案，竟私徵所謂「牛皮捐」，徐州直接稅局，復擅徵所謂「副稅」，是中央不但不能管到地方，即直轄機關，亦有濫權之事實存在。同時，徵收財產稅本屬名正言順，詎知幾經會議，改為「建國特捐」，不啻放棄其應有之徵課大權。蓋財產應予課稅，無論中外，均屬天經地義，所謂「捐」，不但屬臨時性者，且命名尤不正派。中央有徵稅之權，亦自放棄，僅求臨時性之收入，則財政制度之建立，將何可得！

六 財政制度之根本改革

我國財政現狀之腐敗，根據上文已可概見，不有根本之改革，必至全盤瓦解。吾人習知財政制度之發軔，與憲政之確立關係甚切。英國為憲政發達最早憲政基礎最為鞏固之國家，一二一五年有名之大憲章（Magna Charta），即係以限制王室財權為最主要之目的，財政制度

克以確立，故英國憲政能為世界之冠，迄今仍為人所取法而翹稱。美國憲法，人民對於收入支出不但有絕對管理權，并從財政之管理，得以左右政府之政策。我國近年來民主憲政之呼聲，到處皆是，然而行憲之基本條件——財政制度，迄未健全，而且治絲益棼，欲求憲政實行，何殊夢想！

財政制度如何從根本上改革，固屬經緯萬端，提要鉤元，則有四者必須即予實行。倘此四者得以確定，則整個財政制度即可望合理建立，請分敘之。

第一、確立財政均權制度 我國憲法在中央與地方之權限，係採「均權」制度，已無待解釋，然實際上不偏於中央集權，則為地方濫權，因之合理的財政制度，莫由建立。財政為庶政之母，故均權政治如何樹立，應即先從財政實施，其原則仍不外建國大綱所揭櫫之要義。蓋凡屬「因地制宜」者，中央應即斷然交還地方，不必重加干涉，而有「全國一致性」者，中央亦不容稍涉放縱，必須全盤掌握。財政之均權制度能予確立，則其政務方可各別發展，并以應付實際之需要，而政治的均權制度始能建立。

第二、確定國地合理財源 財政之均權制度克以確立，尤賴先事確定中央地方之合理財源。歷屆財政會議修改收入系統之重心，莫非尋求地方之自給自足，結果地方仍須仰賴中央補助，中央亦徒增支出之繁，癥結所在，即係國地財源，未作合理之劃分。歐美地方財政所以健

全者，皆以直接稅與物稅之不動產收益稅為主要，次為其他收益稅，奢侈稅，再次為移動稅及直接稅與人稅之所得稅，最後乃為消費稅。歐美地方財源非常確定，故其制度乃克健全。大抵其地方之稅源，不外下列之一種或幾種：(1)不動產稅或財產稅 (Rates or Property-tax)。(2)國家稅之附加稅。(3)間接地方稅之入市稅 (Octrois)。(4)工商職業稅。(5)土地增值稅。(6)公用事業稅 (Tax of Public Utility)。地方團體要皆各就環境而擇相宜之稅源，以為地方收入之基礎。無論地方財政如何困難，亦不能將上列各稅同時併徵，俾能顧惜民力，培養稅源。返觀我國現行之地方稅捐，則幾純粹為零星收入之消費稅，且有若干地方，常特消費稅收入以為主要之財源，匪但極不合理，亦且危險萬狀。我國土地未經整理，財富漫無統計，固為徵稅困難之主因，然其責任原在地方本身，無可逃避。故今後財源之確立，固在加重地方之職權，尤在加重地方之責任。財政當局責在調度，尤責在整理。中央倘予地方以合理之財源，則應同時予以自力更生之重責，不能再事因循，亦不能再求補助。如果一方面割裂地方稅源，一方面遷就事實，重勞補罅，上下交困，體制益墮，會不旋踵，必至兩敗。

第三、通盤改訂現行稅則 現行稅法為求勉強之統一性，卒至地方動見扞格，最受詬病。吾人非聯邦組織，地方固不能自立憲法，然在徵收方面，殊不必咸由中央代庖。譬如現行稅法中「房捐條例」關於免捐之規定，有「每人不超過一間者」之專條，此在內地或可通行，在上

海即絕不合理。復如地方稅率之普遍減低，其分等方法不獨大開逃稅之門，且若干消費場所即無由管制，地方對於改訂稅則之呼聲，中央充耳不聞，偶有採納，均不切於實際，不但地方機關莫由執行，正當商民亦大感困苦。財政之均權制度必須建立，國地之財源亦須合理劃分，關於地方之各種稅則，自應遵循因地制宜之原則，自行訂立。惟基本稅法及重要原則，自仍須不逾越中央預定之範圍，且不得與國稅抵觸。地方在困迫中執行中央法令，已積有甚多寶貴之經驗，應由中央坦誠接納。事先廣事徵求地方之意見，然後通盤改訂現行稅則，并提出全國性之財政會議再加討論，俟通過後再予完成立法手續。其有關地方之細則，中央即不必重加干涉，最多亦僅送請備案，留作參考。同時，中央之現行稅則中，其侵害地方以及不合實際者，尤應儘量接受民意，予以通盤修改。總之，中央與地方之稅源及其徵收方法，必須相輔相成，而非相害相爭。改訂稅則最重要者，復在簡化「稅目」，即係將目前「名目繁多」之稅捐，儘量合併或擇要裁減，務使負擔減輕，手續簡化，以達「藏富於民」之目的。

第四、切實調整稅務機關 現在由中央以至地方，稅務機關之弛濫，可謂達於極點。一方面疊牀架屋，政出多門，一方面首重腳輕，難期重任。譬如直貨兩稅之必須歸併，無論在理論上或事實上均屬需要迫切，

中央迄未實行，以致兩稅非但無法整理，且更趨於腐敗。復如財政部主管稅收者，有關稅務、稅務署、直接稅署、鹽務總局等，其在各地者，亦係各別分立，人事複雜，而於地方，則省除財政廳外，各縣祇許設一稅捐稽徵處，市則除稽徵處外不許設立分徵所。此不獨理論上不通，於人情上亦不合。以上海論，直接稅局專辦營業稅者達四百人，移交地方後僅兩百餘人，即可敷用，可見中央機關用人之浮濫。地方機關，接近民衆，其事正繁，倘過份緊縮，則不但不足以便民，且必無法達成任務。今後稅務機關，無論中央抑係地方，必須篤守一項原則，即係「行政」與「業務」應絕對劃分，行政人員與機構應力求簡單，而業務人員與機構則應求合理的夠用與普遍。地方稅務機關固不容任意龐大，中央稅務機關尤應予以緊縮。總之，無論中央地方其在一地之稅務機關，應以一個為原則。譬如一市之內，在地方者為財政局，屬中央者亦應僅一國稅局。（假定的，下同）在省者則為一財政廳與國稅署，在縣者則為稅務局與國稅分署。如此不獨業務清楚，人民納稅亦較便利。

本文言及中央地方者，似多左袒地方，實則今日地方之濫權，仍在中央未能確實負起其責任，尤未合理的使用其權力。春秋責備賢者，改革必須本根，故於中央獨多責難，實具苦心，讀者應可鑒察。



泛美聯防會議與泛美聯防條約

陳鍾浩

本年八月十五日在巴西夏都——貝德羅保利斯 (Petropolis) 所舉行的泛美聯防會議，目的為討論有關美洲大陸安全之各項問題，並已於九月二日簽訂聯防條約。以美洲幅員的廣闊，國數的衆多，美國為領導世界的巨強，其他亦多為聯合國的會員國。所以在國際劍拔弩張聲中泛美聯防會議的成果，對於世局前途，有很大的影響。

泛美會議有他精神上的憑藉。十九世紀初期，美國門羅 (James Monroe) 總統公佈過「門羅主義」，百餘年來，此一主義，經過各種不同的運用，引起中南美國家不同的反響。在最初階段，門羅主義曾以反抗歐洲帝國的殖民政策，保障了新興共和國的獨立生存，獲得拉丁美洲各國的擁護。以後「門羅主義」亦曾為美國發展政治經濟勢力的口實，美洲國家為珍視本國主權，曾表示強烈不滿。但是從一九三三年，羅斯福總統執政，他以睦鄰政策，代替干涉主義。美洲國際關係，亦漸次改善。及至二次大戰發生，美洲各國以防止納粹侵略，互相聯防。美國參戰以後，美洲國家履及劍及，共同作戰。由於軍事上的合作，在美洲除極少

數國家外，大致沆瀣一氣，故美洲國家的合作精神，是相當有力的。

其次，泛美會議有歷史上的基礎：一八八九——一八九〇年美洲二十一個國第一次舉行泛美會議以來，每隔數年，美洲國家即廣續會議。對於美洲國際關係的改善，以及美洲國際糾紛的調解，表現出優良的成績。一九三八年第八次泛美會議，以歐局動盪，納粹囂張，為要保障美洲安全，決定美洲各國外長，應隨時集會，以討論保障美洲和平與安全的各項問題。一九三九年歐戰爆發，泛美聯防會議，曾在古巴舉行。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情勢緊張，泛美聯防會議復在巴拿馬舉行。迨至一九四五年，同盟國在二次大戰中，已露勝利曙光，泛美聯防會議舉行於墨西哥城，結果締結著名的恰不爾達濱克協定 (Act of Chapultepec)，確定任何妨害美洲一國領土主權的行為，等於對美洲國家全體的侵害行為，並謀協力防禦。此次會議的主要目的，亦即討論上述防禦協定的充實與實施。

泛美聯防會議是一種區域安全的組織，所以與聯合國憲章並無

抵觸。聯合國憲章第八章明白允許區域組織的存在，而且協助其發展。美洲聯防既以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爲目的，如在應付侵略時，能與「聯合國」一致行動，則與聯合國憲章並無不合。

此次會議，原定於一九四五年秋季召集，嗣以阿根廷與美國關係動盪不定，故延遲今年，此一會議的任務：

第一、在保障美洲的安全。軸心國雖已失敗，在美洲仍留着類似個人集權的獨裁制國家。而共產主義，亦正威脅世界和平。美洲並非世外桃源，美洲國家亦嘗以抗禦納粹的精神，應付世界的暴力主義，及未來的侵略。聯防會議自當根據恰不爾達潑克協定，訂立抵抗侵略時美洲各國採取共同行動的具體辦法，來補充代替上述的協定。

第二、爲維持美洲內部的和平。美洲國家爲加強團結，抗禦外來侵略，一方要調協美洲各國間的紛爭，一方又需制止美洲國家國內的戰事。前者如祕魯與哥倫比亞（一九三二——一九三四）以及巴拉圭與玻利維亞（一九三二——一九三五）的戰爭，泛美會議曾盡力調解，並獲成就。後者如最近巴拉圭的內戰，強大叛軍曾逼近京城阿松森，泛美會議爲維持美洲的安寧，已決定調解，並有所成就。

第三、爲調協美洲的國際關係。其焦點在於阿根廷與美國的齟齬。阿根廷昔曾與納粹建立過親睦的關係，它的政制仍爲一種個人集權制。阿總統貝隆（Juan D. Peron）的國家主義政策，早爲華盛頓所不滿。馬歇爾就任國務卿以後，亟思改善美阿關係，然終非旦夕之事。譬

如在這次會議中，阿根廷堅持一切決議，須經與會國一致的通過，亦即變相的保持一國的否決權，足徵阿國對多數美洲國家，最初尙無信心，美阿關係之尙有待於改善，即此可見。

然而在今日的美洲，美國握着領導的地位，美國與多數國家的關係，亦均敦睦。因此，我們相信美洲內部的紛爭，不難平靖。在國際政治上，美洲集團應可進一步發揚它維持和平的力量。

泛美聯防會議，歷經十九日的熱烈商討，已於九月二日在杜魯門總統演說後，順利的閉幕了。這是盟國勝利以來國際會議中爭執最少，成就最大的一次會議。從這次會議中，不僅美洲國家認爲新大陸和平已有相當保障，即全世界人士，也覺得國際集體安全，已獲很大的進步。

泛美聯防會議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政治上，它調協了美洲的國際關係，尤其是改善美阿邦交，使阿根廷從此走上與美洲各國合作的道路。在經濟上，這次會議雖未討論具體問題，然決定泛美全體會議於明年一月在哥倫比亞舉行，屆時再商討經濟問題，已爲美洲經濟合作開一平坦的途徑。但是泛美聯防會議，主要目標既爲協謀保障美洲的安全，而最重要的成就，無疑的是簽訂了泛美聯防條約。這個條約的成立，不僅對美洲和平有重大關係，對於世界局勢亦有不可忽視的影響。泛美聯防條約具有若干特點，值得特別重視：（一）制止侵略方式的確定：在一九四五年的聯防協定中，已規定美洲一國被侵，其他國當視爲對全體國家侵害的行爲，協謀應付。而此次條約，重申前議，更規定

如被侵略國請求援助，其他美洲國家，可立即決定，予以個別援助，採取緊急步驟。各國並開會商討，考慮集體援助的方法。其制止侵略的步驟，不僅較國聯為切實，亦且較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迅速有效。而個別援助，先於集體援助實施，尤為聯防條約的特色。(一)安全區的擴大：隨着軍事科學的發達，防禦區域亦隨之發展。在一次大戰以後，美洲的防禦範圍，北至伯令海峽，南至合恩角，中間經巴拿馬區，包括加勒比海。二次大戰中，美洲防線，即已擴大至格林蘭和冰島。即至現在，世界已進至原子時代，美洲的安全，已展至北極與南極。兩極的全部及整個海洋都成為美洲的防區。(二)劃分美洲內部及外來的侵略不同之對策：美洲國家，為表示國際的親睦，以及敵愾同仇的情緒，在聯防條約中，規定凡遇有危及美洲和平的事實或情況，美洲國家可以相互援助。惟如大陸內部發生衝突，則必先以各種和平方法，迫使侵略國就範。如斷絕外交，及經濟關係等，除非萬不得已，不運用武力維持和平。如此，美洲各國對外有共同防禦的責任，對內則以和平協調為要務。此殆為地理環境不同發生的差別觀念。(四)確定侵略的界限：自來國際和平機構，如國際聯盟與「聯合國」，雖規定制止侵略的方法，然缺乏侵略的定義。侵略的界說不明，侵略國可以為侵略行為作掩飾，他國亦可將非侵略行為看做侵略。因此常使戰事業已蔓延，而發動戰爭的責任，仍混淆不明。所以規定侵略定義，為維持和平的必要步驟。此次泛美防禦條約中，規定侵略行為，如某一國家突然以武力攻擊另一國家的領土與人民，或以武

裝部隊侵入某一國家的法定邊界線，或侵入某一國家有效管制的某一區域，均為侵略行為，可以援引條約，予以制止。雖則國際侵略行為，或不止於此，泛美防禦條約上的侵略定義，尙欠周詳，然該約既對侵略的定義，有一廣泛規定，使國際會議有判斷標準，確為維持和平策略上的一大進步。(五)否決權的廢止：本來國際會議中一致原則的存在，原為各國主權平等的表示。在主權不被廢除之際，否決權亦不可厚非。無如近兩年來，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中的經驗，否決權變成為國際合作的障礙。泛美防禦條約規定在泛美執行機構中，表決議案，採用三分之二方式。如此，否決權可能引起的困難，可以祛除，每一國家有服從多數決議的義務，主權國犧牲部份主權，對國際權威機構讓步，以此為創舉。(六)絕對遵守聯合國憲章：聯合國憲章允許並鼓勵區域制度的存在，而泛美條約亦規定在對侵略國採取行動時，隨時與「聯合國」取得聯繫，並將全部行動，提向安理會報告。泛美防衛條約，更鄭重聲明：「該約無一條款得被解釋係損害簽字國在「聯合國憲章」下所有的義務與權利」。杜魯門總統在演詞中，亦重申對「聯合國」的忠實，並云吾人不遺忘對「聯合國」的義務，亦不允他人遺忘」。

如上所述，泛美防衛條約果能切實施行，無疑的是維持和平的有效工具。我們希望此一條約的精神，能發揚光大，以之充實「聯合國」機構，以保障國際集體安全。



聯合國會議中的巴力斯坦問題

周西村

一 巴力斯坦之所以會有問題

第二屆聯合國大會對於巴力斯坦是否由阿刺伯及猶太國家分治，必須決定如何實行巴力斯坦調查委員會的建議，且聯合國祕書長賴伊於九月三日即已表示聯合國大會擬以兩週時間，討論聯合國巴力斯坦調查委員會之建議書，聯合國對巴力斯坦這一問題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

中國與巴力斯坦相距太遠，似乎沒有多大關切之必要。單是就歷史地理而論，巴力斯坦面積不過二七、〇〇九方公里，人口亦僅一百七十四萬。但因為巴力斯坦在中東占有戰略的重要性，星星之火，可以釀成燎原之勢。而且因為猶太人在美國紐約的七百多萬人口中，佔三分之一以上，他們獨霸了服裝業，也在其他工商業大有基礎。在美國選舉總統運動中，紐約是全美國最重要的一州，紐約市又是全州最重要的一市，紐約人口中猶太人既佔三分之一的重要比例數，那一個要競

選總統的人，又好不特別重視猶太人呢？所以巴力斯坦問題，在紐約不免要比裁軍問題更能引人注意。

巴力斯坦位於地中海東岸的南部，北界敘利亞，南接埃及及的西奈半島，東部和外約但毗連。在這片山勢起伏，平原棋布的土地上，歷史上不知曾發生過多少興亡的故事。它又是基督教的聖地，耶魯撒冷，世界宗教的首都；伯利恆，基督的出生地；希伯來，世界上最早的城市之一。回憶當然也並不是完全莊嚴的，其中混雜着不少勝王敗寇殺人放火的勾當。約在紀元前一千年，希伯來首先在這裏創立了一小王國後，亞述人、巴比倫人、埃及人、波斯人、羅馬人、拜占庭人，你來我往，這不僅帶來了流血和恐怖，也使朝代興衰難免。直到第七世紀阿刺伯人才進去，後來十字軍迭起征討，但到十二世紀還是阿刺伯回教徒的世界，一五一七年便轉入了土耳其人的手裏，為奧吐曼帝國之一部。

最初提倡猶太復國運動的何爾蔡勒 (Theodor Herzl) 是一個奧國猶太人，曾擔任維也納新自由報 (New Free Press) 的記者，因痛

於猶太人過去被屠殺的歷史，曾努力研究猶太問題，他認為猶太人的被排斥，主要因為信仰上的不同，就想利用舊約是「天主」「猶太」兩教聖經的理由，以鼓勵猶太青年改信天主教。但到一八九四年法國發生了德艾夫斯少校 (Alfred Dreyfus) 事件，他被政府控告有通敵——德國——之罪，因為他是猶太人，引起全法國的反猶運動，後來雖經證明無罪，因為他是猶太人，仍被放逐到魔鬼島 (Devil's Island)。

這次案件使何爾察和其他的猶太人領悟到猶太人的被排斥，并非宗教而乃種族問題，而猶太人沒有國家的依皈，又是最大原因之一。他們於是更進一步地把視線注射在巴力斯坦這千餘年前曾為猶太人統治過的所在，他們認為這是一塊理想的建國基地。其時德奧正不斷排猶，德奧和東歐的猶太人，乃羣起擁護在巴力斯坦建立猶太國的主張。何爾察曾遍訪世界要人，說明猶太復國理由，一九〇一年向兼土耳其皇帝的回教教皇要求獲得巴力斯坦一角地，卻未獲成功，他祇好再假歐美猶太人金錢的協助，先行謀取巴力斯坦西南部，屬於埃及（其時埃及屬於土耳其）的西奈 (Sinai)，但又失敗了。此後無可奈何，想轉向英國要求非洲東部的烏干達 (Uganda)，希望能在那裏成立猶太國，但這為猶太極端派的反對，何爾察既遭到不斷的阻礙，乃於一九〇四年憂鬱而死。

何爾察死後，他的思想行為卻留下了猶太復國運動的種子，東歐和德奧的猶太人，繼承他的遺志，但他們中卻分成兩派，爭執不休：一派

以藏格威 (Israel Zangwill) 為領袖，大體承受何爾察遺訓，不論地帶，祇要謀得國土，他曾經成立了一個猶太國組織所 (Jewish Territorial Organization 或 J. T. O.)，企圖迅速不論在何地更立一猶太國家，以收容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另一派則是堅持要在巴力斯坦建國，不達目的不止，他們自稱 "Hovevei Zion"，要恢復猶太國家，并以希伯來文為國語。

第一次大戰時，猶太復國運動更是鬧得風起雲湧，有一個於一八七四年生於波蘭入了英國籍的猶太人化學家魏斯曼博士 (Chaim Weizmann)，他領導着這一運動，且他在大戰時期發明了無煙彈所必需的醋酮 (Acetone)，深得英國人的信任，乃乘機向英國要求協助。英外相貝爾福 (Balfour) 終於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日函告猶太民族主義聯合會主席羅茲賈爾特 (Lord Rothschild) 說英國政府願在巴力斯坦組織一個猶太民族鄉 (Jewish People National Home)。這一個意義含糊的名詞，暫時滿足了復國運動者的要求，但也種下了以後無窮的有關巴力斯坦糾紛的禍根。

二 美、英、蘇之在巴力斯坦問題中

一九二〇年聖雷莫 (Saint Remo) 會議決議將巴力斯坦交英國代管，約定為一保衛耶路撒冷三大宗教信仰聖地和宗教建築物；二、在巴力斯坦成立猶太民族鄉，於適宜條件下予猶太移民的便利，及

與猶太事務局 (Jewish Agency) 合作以開墾土地；三、於便利猶太移民之餘，當尊重其他民族之人權和利益；四、協助發展自治之組織。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九日，英國又依照凡爾賽和約的規定，正式接受了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開始將猶太人源源從各處移殖過來，尤其是在沿海的特拉維法 (Tel Aviv) 和海法 (Haifa) 等地，移殖得最多。因為猶太人善於經營，與原住的阿剌伯人的游牧民族不同，故不久肥沃的土地，繁華的都市，都漸漸轉移到猶太人的手中，連巴勒斯坦的經濟力量大都為他們所操縱，再加上宗教習慣的不同，自然引起了阿剌伯人的敵視。一九二九年起，便發生了大規模衝突。

阿猶間暴動與公開叛亂之不斷發生，使英國政府難於應付，乃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根據皇家調查委員會的報告，認為雙方衝突無法調和，便主張將巴勒斯坦分治。猶太人對此原有意接受，阿剌伯卻極力反對。同時因為國際關係的變化，英國為求安定中東計，開始拉攏阿剌伯民族，限制猶太人進入巴勒斯坦。這樣一來，又使猶太人的復國運動者和巴勒斯坦秘密集團，轉而與英國為敵。

一九三九年倫敦舉行阿猶圓桌會議，阿剌伯還是主張建立巴勒斯坦獨立國家，同意保障猶太少數民族的權利，英政府為了調和雙方的衝突，發表了白皮書一件，准許五年內有七萬五千猶太人遷入巴勒斯坦，十年後建立巴勒斯坦共和國，由阿剌伯與猶太兩民族共同治理，結果雙方均不接受，會議不歡而散。

第二次大戰爆發後，阿猶爭執暫告終止。在戰爭當中，德國納粹分子加緊滅絕猶太族，在集中營，或毒氣室之類曾行大規模屠殺，凡德軍所至，猶太人必家破人亡。戰事結束後，歐洲殘餘的一百三十萬猶太人，棲身無所，全想移往聖地。因此，戰爭一停，巴勒斯坦的糾紛繼起，一九四五年阿剌伯國家就組織了阿剌伯同盟，猶太人的地下運動亦到處發生，他們并抗議英國的不准十萬猶太難民移入巴勒斯坦。在這種情形之下，英國政府不得已而於一九四六年的七月三十一日，提出了一個分屬統治的計劃，把全部巴勒斯坦分成如下的四個區域：

一、猶太區：包括沿海一帶的沙漠平原和北部加利海 (Galilee) 附近一帶猶太人原來住居過的地方，面積約一、四八〇方哩，佔全面積百分之十五。

二、耶路撒冷區：包括聖地和伯利恆周圍地方。

三、尼奇勃區 (Negeb)：南部從皮爾希巴 (Beer-Sheva) 一綫以南的三角荒漠地帶，面積三、七八〇方哩，約佔百分之四十。

四、阿剌伯區：包括其餘各地，大部為山野牧地，面積四、九五〇方哩，約佔百分之四十五。

英國并希望於將巴勒斯坦分區後，由她自己來控治中央政府。但這個建議美國表示異議，阿猶雙方亦不同意。同時在計劃發表後，蘇聯的巴力斯坦問題專家魯滋基於莫斯科的真理報上發表了一篇論文，認為：猶太復國運動是英美發起的，並沒有獲得全世界猶太人的支

持；二、阿刺伯人因爲經過若干世紀居留的原因，應該對巴力斯坦具有主權；三、蘇聯否認英國之巴力斯坦委任統治權；四、阿猶衝突是自從英國接受委任統治後引起的；五、巴力斯坦問題應該提交聯合國討論，而不應歸英美兩國加以處理；六、巴力斯坦和猶太民族的一般問題，應該完全分別處理。

在巴力斯坦的猶太人，鑒於英國態度的強硬，乃使和平的穩健分子漸處於不利的地位，瘋狂的恐怖主義者漸占上風，巴力斯坦的猶太青年除組織了正式民團外，恐怖機關尚有哈加拉（Haganah）、伊爾古姆（Irgoun）和斯登干（Sternagan）等，這些機關專門敵對英國行政人員，使英國不得不派遣大軍，駐在巴力士坦，維持治安。

美國也感到同樣的苦悶。杜魯門總統會要求准許十萬猶太難民遷入聖地。但美國在第二次大戰後又成爲中東第一個油田所有國，在沙地阿刺伯、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及巴力斯坦，都有很多的油管和油井，故對阿刺伯國家當亦不能不維持其友好關係，尤其是在它要抵制共產主義勢力擴張的時候，自不願爲淵駁魚，爲叢驅爵。

所以美國當時正和英國一樣，不希望巴力斯坦問題在聯合國大會成立決定，而希望先組織調查機構，因阿刺伯同盟有五國參加了聯合國，敘利亞還是安全理事會非常任理事國之一，在大會中很可以多得一些與國，猶太民族卻不是聯合國的構成份子，不能出席大會，殊難覺得公平合理的解決途徑。但卒以美國之不滿於英方之繼續不允猶

太人移入巴力斯坦的計劃，而退出關於巴力斯坦的調查工作，英國四面楚歌，也就祇有將此一問題提請聯合國機構解決了。

三 聯合國特別大會與巴力斯坦問題

聯合國接受了英國之要求，乃爲討論巴力斯坦問題，而於本年四月二十八日於紐約召開特別會議，集議了十八天，結果仍是接受英國建議，組織一個特別調查委員會，調查事實真相，研究巴力斯坦未來應處的地位，俾向九月十六日在成功湖舉行的聯合國第二屆大會提出報告。

特別大會舉行時，阿刺伯集團的國家在埃及領導之下，堅決要求將巴力斯坦獨立問題立刻列入議程，提付公開的討論。但埃及的提議在指導委員會經過熱烈辯論後終於失敗了。所得特別注意的，就是埃及之主張在討論時雖間有附和，但在投票表決時，蘇聯、波蘭、印度、捷克及巴西均放棄投票，中、美、英、法、加、瑞典、厄瓜多爾及洪都拉斯均投反對票，投票附和埃及者迨付缺如。猶太代表一再要求大會直接聽取其所屬陳述之意見，亦未成爲事實，表決之結果，僅准猶阿雙方代表向特別大會之政治委員會爲意見之陳述。

關於調查委員會之組織，英美主張由一組并無直接利害關係之小國擔負調查之使命，其原因殆以英國爲當事國之一，美、蘇、法在中東方面亦皆各有其相當之利益，爲避免由於彼此利益之衝突而引起調

查意見之紛擾起見，美國遂首先贊同英國之主張，法國亦為默認之同意。蘇聯代表葛羅米柯則於五月八日提出反對。中國則因為鑑於與巴勒斯坦并無直接利害關係，且五強中多數自動放棄參加調查使命，中國亦不便例外。調查委員會之組織由政治委員會於五月十四日通過，五月十六日就正式由特別大會所核准，由澳洲、加拿大、捷克、危地馬拉、印度、荷蘭、伊朗、秘魯、瑞典、烏拉圭、南斯拉夫等十一國為巴勒斯坦特別調查委員會委員。蘇聯會要求委員會的任務，包括巴勒斯坦立刻獨立問題在內，但為美國所反對，未能通過。

巴勒斯坦特別調查委員會於聯大特別大會閉幕不久，便開始進行工作，他們所要調查和研究的，包括如下六項：一、考察英國委任統治之行使；二、考察巴勒斯坦紛爭之現狀；三、研究已經提出之所有解決辦法，諸如組織阿刺伯獨立國家，猶太獨立國及其他各項分治建議；四、研究使巴勒斯坦成為聯合國託管地區之可能性，由英國、聯合國組織或列強託管之；五、研究使巴勒斯坦成為聯合國國家之可能性，與特里雅斯港地位相同；六、調查巴勒斯坦容納移民之可能性。

六月中旬，巴勒斯坦調查委員會抵達巴力斯坦進行實地調查，在該地工作月餘，惟阿猶雙方對此均無熱烈反應，猶太恐怖黨亦未稍停止其活動。雙方對解決爭紛之見地，又均固執其原有立場而毫無妥協表示，阿刺伯一直堅持須立即獨立，且必須為一完整的阿刺伯國家；猶太方面則堅持猶太移民必須自由進入巴力斯坦，并要求聯合國保證

在聖地成立猶太國。這使調查委員會極感棘手，加以各委員國國際背景不同，故對阿猶雙方態度亦各自迥異，分裂成為三個集團：即所謂斯拉夫集團、英國集團及親猶太集團，如印度經常親近阿刺伯反對猶太，伊朗代表亦接近阿刺伯；英國集團包括加拿大、澳洲、荷蘭與瑞典、捷克及南斯拉夫則秉承莫斯科意旨，而成為斯拉夫集團；危地馬拉為親近猶太者，僅有秘魯和烏拉圭兩國，態度比較中立。

巴勒斯坦調查委員會繼往黎巴嫩京城貝魯特（Beirut），聽取埃及、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沙地阿刺伯、葉門等六國代表陳述的意見，然後即赴日內瓦起草報告書。報告書據已公布的内容，大致為：一、主張巴力斯坦經過兩年過渡期間後，分為一阿刺伯國，一猶太國，及一耶路撒冷自由市；二、在分治制度下，猶太國的土地包括迦列里東部，艾斯特拉隆平原，沿海平原之大部分，及包括尼日勃之整個比爾許巴區，阿刺伯將包括迦列里之西部，沙馬里亞（Samaria）及茹達（Judaea）區，南部沿埃及邊界之平原；三、阿猶兩國應締結經濟聯盟，包括設立關稅同盟，基於共同利益之貨幣兌換制度，鐵路、公路及郵電之聯運，海發與乍法港之共同使用，以及水利、土地工程之共同發展；四、自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起之兩年過渡期間內，巴力斯坦仍將由英國繼續代管；五、在過渡期內，英國應准許猶太人十萬名進入建議設立之猶太區，每月規定准許移入之一定數額；六、在過渡期間內，目前之限制出售土地辦法，在猶太國境內即予廢止。

四 巴勒斯坦問題在聯合國會議中的發展

巴勒斯坦調查委員會建議書發表後，代表巴勒斯坦的阿刺伯高級委員會的發言人，首先宣言反對，他強調稱阿刺伯人的唯一目的，為立即獲得完整的獨立。如其委員會的分治建議竟為聯合國大會所接受和付諸實施，則巴勒斯坦的阿刺伯人，將不擇手段以反抗此毫不合理的措施。猶太人則採取比較靜觀其後的態度。

聯合國大會的關鍵，當然誰也知道操在大國的手裏，那麼巴勒斯坦問題之能否獲得解決，就要看各大國能否取得協議，特別是美、英、蘇等三大國。英國對於巴勒斯坦的局面，目前最感困難。照常理言，巴勒斯坦既為舊國聯委任統治地，英國早就應將之移交聯合國託管，但一二年來，英國并未對此履行國際義務，甚至還企圖維持其久遠統治。直至最近為了國內經濟的困難，無力負擔海外的軍事義務，纔聲明將巴勒斯坦的統治權交給聯合國，任其重行樹立託管制度或給予巴勒斯坦以完全獨立的主權。把巴勒斯坦糾紛曠日持久的責任，加在聯合國身上，對英國當是一樁所極樂為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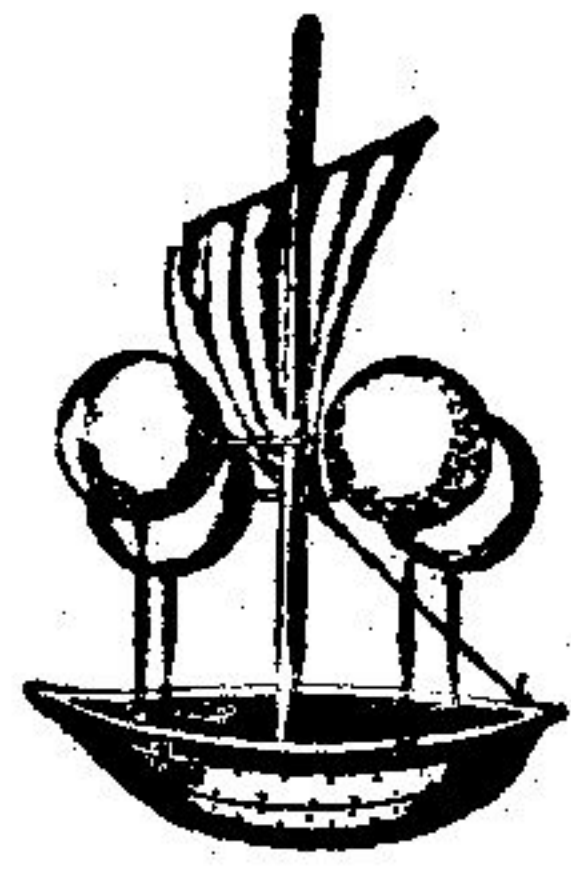
美國為了國內政治原因而支持猶太人，但為戰略地位與石油利益，很想向阿刺伯人示惠，此外又深恐蘇聯勢力的南進。第二屆聯合國大會中，美馬歇爾國務卿雖於九月十七日發表演說稱：「美國特別重視聯合國一委員會所提聖地由猶太人及阿刺伯人分治之建議，美國

將竭力協助大會對巴勒斯坦問題覓致解決」，她在這一問題中卻所處的地位是很為難的。

蘇聯的立場比較美英簡單多了，因它在巴勒斯坦沒有既得的利益，不過它對中東是很重視的，所以過去曾一貫抨擊英國的委任統治，對阿猶雙方同時示好。她往往針對對方弱點，以部署自己的攻勢，且確能突出奇着的獲得對問題的發言地位，以增進自己在中東的聲望。阿猶雙方，現似乎都是在期待着蘇聯的協助，甚至阿刺伯人認為美國既同情猶太人，蘇聯或可支持阿刺伯民族，而猶太人則認為阿刺伯同盟的聯邦主義與共產主義不能相容，也期待着蘇聯的協助。

巴勒斯坦之被強國作為競奪的目標，這正是充分說明第二次大戰後的「強權政治」并未絕跡，所幸在強國集團對峙的當中，巴勒斯坦迄今還沒有作為流血的掠奪場所，然巴勒斯坦既為中東石油輸運管的所在地，其地南近蘇彝士，東瀕地中海，為交通要道，富戰略價值，戰後主要和約尚未締結，強國關係亦未完全協調，各國對她表示關切甚至想掠奪，當是意料中的事，但為國際和平與安全着想，這種趨勢都是很不幸的。我們希望列強能求得協調，不作「勢力範圍」與軍略基地的競爭，而在聖地問題上，演出強權政治的把戲，而使巴勒斯坦成為國際政治中立和平的地方，也是阿猶兩大民族協同建設的場所。

這是對第二屆聯合國大會的考驗。但鑒於大會中美蘇關係的緊張，巴勒斯坦問題能否一帆風順的逢凶化吉，恐怕誰也不能樂觀了。



意大利的新法西斯主義

Barrett McGurn 著
沈景一 譯

在東西歐形成壁壘之勢的今日，意大利居於舉世輕重的地位。意大利的共產黨擁有黨員二百萬人，是一個很重要的政治力量；另一極端，則有本文所介紹的平民黨運動。如果目前的基督民主黨政府不能完成最低限度的安定，如果社會黨的左右翼長此分裂，失其為一種緩衝的力量，則意大利人民在實逼處此的情形之下，很有造成內戰的可能。本文對於意大利的新法西斯主義，以其領袖加尼尼為中心，有極生動的敘述，可以幫助對意大利現況的了解。原文載本年七月二十六日柯里亞周刊（*Corriere*）以篇幅關係，略有刪節。

——譯者

勝利的美國兵把安齊亞（Anzio）海濱戰場上的阿波黎里阿城（Aprilia）交還牠的居民時，他們的第一樁工作便是將殘毀的市政廳前面石壁上的「法西斯」這個字鏜掉。但是麥田裏成千個沒有被掘起的地雷，和幾百所被鏟平的房屋，仍使他們時常記起墨索里尼和戰爭。

在墨索里尼當政時代，差不多所有阿波黎里阿的人都是法西斯黨員。解放後開始的數月中，四分之一的人變成共產黨員，但其餘的人參加了溫和的基督民主（天主教）黨。現在的阿波黎里亞正和意大利

其餘部分一樣，正在醞釀一股新的政治潮流。那裏有一個叫羅索（Giuliano Russo）的醫生，自他宣布為平民黨員（*Qualunquist*）之後幾星期內，即有百分之十二的選民投入在他的旗幟下，而這還祇是開始呢。

所謂平民主義（*Qualunquism*）究竟是什麼，阿波黎利阿的人沒有一個能加以明確的說明。這並不可奇，因為即使創造這個名詞的人，一個名叫加尼尼（*Giuliano Gianini*）的矮胖胖的，年已五十五歲的前法西斯黨員、著作家，即他自己也不十分明瞭。

但有一點是可以斷定的：凡法西斯所反對的，它無不反對；凡法西斯所贊成的，大部分它贊成。

阿波黎里阿是在十年前，由墨索里尼把羅馬南面的沼澤區填平了建築起來的模範農鎮。大部分的居民，都是無地的農民。

在聯軍離開後一個相當長的期間內，人們忘記了法西斯主義的這類成就，但現在他們又記起來了。像五十七歲的甲馬利亞（*Artista*）

demo (demonstraria)，他是一個新進的平民黨黨員。他的這種「懷古病」實在是很自然的。

在法西斯時代，甲馬利亞是阿波黎里阿養耕馬的馬廐老闆，他現在仍做同樣行業。但和阿波黎里阿其他的一切一樣——和全意大利一樣——他的生意不像以前那樣興旺。他以前有七匹馬，現在祇有三匹了。

當美國人將阿波黎里阿交還當時那熱烈反對法西斯的地方政府時，甲馬利亞是天主教黨的一個最能幹出色的宣傳家。他在法西斯時代即是一個痛恨共產黨的人。當他的同志，基督民主黨人在廢墟上塗寫大標語時，他在旁邊看着，微笑首肯。這些標語現在仍在那裏。

有一條標語說，「教皇給我們通心麵、糖和牛油」，「聖父萬歲」！但現在甲馬利亞在他的衣襟上已掛起了平民黨的黨徽。上面畫一個受人侮辱而無力反抗的意大利中產階級，被擠在一個代表政府的虎頭鉗中。從這個犧牲者的口袋中流出一串的金錢——稅。

在甲馬利亞和意大利其餘平民黨員的心目中，他們的運動，是對現在反法西斯政府的一種抗議，因為牠不能使意大利復興。

至於種種的苦難原都是墨索里尼的戰爭所帶來的，卻幾乎完全被遺忘了。

「我們痛恨墨索里尼左右的狐羣狗黨，但我們對於墨索里尼本人並無反感」，甲馬利亞在徵求黨員時這樣提醒阿波黎里阿的人們。

「墨索里尼為我們撲滅瘟疫。他給我們秩序。現在你一出門，你不知道會不會有暴徒來阻止你。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強有力的人。一個能來統治我們的人。我們意大利所需要的是警察用的大棍。不是僅僅一根小桿子，而是大的那一種。是可以來向人們當頭敲下去的……」

為平民黨人所期望來做這樁工作的人，就是大腹便便和頭髮灰白的加尼尼。他以前做過砌磚匠的人，現在在意大利二千萬的選民中，至少有三百萬已集合在他曖昧不明的運動之下了。依他自己的意見，他在今年內可能在意大利執掌大權。

平民主義的產生，似乎在一九四二年四月加尼尼獨子馬利歐（Maffio）死難的那一天發生的。馬利歐是一個漂亮的黃髮藍眼的青年，年才二十一歲，因所乘戰機在意大利中部恩可那（Ancona）附近失事而殞命。加尼尼在上一年參加法西斯黨，也像大部分法西斯黨員一樣，是把什麼都看穿了的人，他曾規勸他的兒子，儘可能不要問戰事。這個青年違背了他的忠告，參加了意大利空軍，擔任尉官的職位。

加尼尼斷定，他的兒子的損失是世界上最「職業政治家」的過失——墨索里尼、羅斯福、邱吉爾，和「其他」都包括在內。他並不因計劃的龐大而畏縮，立意想有所動作。盟軍入羅馬時，他申請准予發行一種政治週刊，經過六個月的等待，他終於獲得許可。

這個周刊定名為平民報（L'Uomo Qualunque），本身並無意義的「平民主義」一詞便是由此而來。在突然變成虔敬民主的羅馬

城裏，平民報是第一個清明的呼聲，膽敢指出「解放」的意大利新國，並非十全十美。

在發行了兩個月後，意大利新聞局（Italian Press Commission）以該報言論「有害於」意大利參戰努力，並且加尼尼是一個法西斯黨員，禁止出版。加尼尼設法上訴獲得勝利。平民報復刊後半年內，牠成爲意大利銷路最大的報紙，每期達八十萬份之多。

平民報敢說其他「被解放」的意大利人所不敢說的話在意大利的北部，地下工作的游擊隊員以英雄的姿態，在路上高視闊步時，加尼尼不客氣的譴責他們，稱他們中有許多人不過是「自稱爲左派的惡棍」。加尼尼說，在軸心戰線後的游擊活動，有許多人不過是混水摸魚，殺人放火，漁利自肥。許多意大利人大加喝采，於是報紙銷路激增。

一年不到，加尼尼的信徒即勸他組黨。他便開始組織，稱他的黨爲「平民陣線」。後來又加了兩個字，成爲「平民自由民主陣線」。

平民黨在兩年以內，和有六十年歷史的天主教政治運動，五十年歷史的社會主義和三十年歷史的共產主義間的競爭，是特殊的。一個前法西斯軍官的經驗，可以用來說明牠的滋長和發展。他因爲「討厭」意大利北部游擊隊的專橫態度，自動擔任了陣線的一個組織員，他說動了他的在拿不勒斯（Naples）開設香水廠的父親，將廠裏的辦公室改闢爲陣線總部。在三個星期內，他組成了十二個平民黨的「核心」，每一個核心有五十個黨員。

和平民黨的其他中心一樣，他對於以前的法西斯黨員一律歡迎。照那位退役軍官說，「畢竟他們是較上等的人——是拯救意大利的唯一機會」。

像早期的法西斯主義和德國國社主義一樣，加尼尼的批評運動吸引了各色各種對現狀不滿的分子。在反法西斯主義統治下不容易東山再起的以前高級法西斯官員，沒有職業的退伍士兵，深怕共產沒收財產的大地主，鑒於左派反對宗教而擔憂的虔誠的天主教徒，現在都加入了這個黨。

加尼尼的報紙，爲平民黨賴以生長的中心。在平民報之外，平民黨所有的其他刊物現在約有三十種。在羅馬和米蘭（Milan）各有日報一種。另有區報二十四種，各銷幾千份。此外有一種婦女週刊，叫婦女平民報（Donna Oualingue），由加尼尼二個美麗的女兒中年長的一個，二十二歲叫客尼（Yvonne）主編。

平民黨的黨報一期期出版，牠的主張也漸漸地清楚起來了。像早期的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一樣，牠到現在仍沒有一個清晰的政綱，但下列幾點是可以確定的。

加尼尼希望有一個軍力強盛的意大利。這不是墨索里尼主張的重演嗎？不，加尼尼向他逐漸增多的聽衆保證。

「一個國家可採的政策有四種：整軍備戰，整軍而繼續和平，不整軍而繼續和平，不整軍而備戰。最正當的是第二種。德國選了第一種，意

大利採了最後也是最瘋狂的一種。」

加尼尼和他的刊物，主要的特點是諷刺、謾罵、隨便、俚語和不時而發的機智。這使他的運動更適合在目下極少娛樂的人們的脾胃。加尼尼在他的刊物中，常夾入意大利名人的醜史，字裏行間，不時滲雜着不便在婦女前公開講的下流話。這種言語見諸報章，實大配「平民」的口味。

對內，加尼尼主張設立一個「行政的國家」(administrative state)，由技術人員來主持，不需要他所蔑視的「職業政治家」(professional politicians)。參加在這個國家中，普通人民應該不受「侵擾」。家足戶給，每一個農家可以有一套無線電傳真機。過去有行政經驗的人，大都是法西斯黨員，其中有許多剛從監獄中被釋放出來。現在能發言的「職業政治家」，都是反法西斯分子。在這種情形下成立的平民黨政府，如何會和以前的法西斯主義國家有別，實是一個公開的問題。加尼尼自認已不是一個法西斯黨員。他廢除了墨索里尼法西斯主義的羅馬式敬禮，長統馬靴和種種口號，認為這些是無聊可笑的裝飾品，今後永遠不再恢復。但他口頭雖然一再反對法西斯主義，他的種種主張，卻迂迴地又回到了墨索里尼如果活着也許也要到的地方。加尼尼對於西班牙法朗哥的態度，便是一個實例。

加尼尼說，不論在西班牙內戰時代或在現在，西班牙有任何種類的政府，都與意大利無涉。「並且」他又說，「外面常常提到的對於法

朗哥反對勢力，事實上在西班牙並不存在。西班牙的平民都知道法朗哥使西班牙幸免戰禍，造成今日的繁榮幸福。誠然有些西班牙人對意法朗哥，但不滿的理由，是因為統治伊伯利亞 (Iberian) 半島現在是他而不是他們。」

加尼尼對於共和國成立後作為意大利國會的制憲會議的態度，和墨索里尼對議會的態度並無二致。在加尼尼看來，會議祇是一個「戲院」，其中反法西斯的演員對於國內的「真正政治」一無認識。加尼尼新被選為平民黨議員而出席會議時，故意領帶也不打，遠遠地坐在右角，存心表示他的對議會的輕蔑態度。

法西斯主義有一個特點而為平民黨所無的，為佩帶武器。但是這個問題，加尼尼並非全未注意到。去年有人幾度想要暗殺他，加尼尼便在報紙首頁上發表了一封致美國海軍少將史東 (Rear Admiral Ellery Stone) 的公開信，史東將軍是意大利盟軍管制委員會的主席。

加尼尼承認，如果平民黨為自衛而武裝，那將簡直和法西斯主義無異了。

「但如果你在我的地位，你有什麼旁的方法？」這位平民黨的領袖說，「你也不得不組織一隊由強壯青年組成的衛隊，備有手榴彈，自動手鎗和這一類似的玩意兒。我不能為我自己而招募武裝隊伍，因為這樣做了，人家要以為我是法西斯黨的。但我也不能想像畫人一樣輕

易給人家掃除。」他又說，他所想到的並不祇是他個人，「現在意大利任何一個政治上的人物，任何一個有錢的人，都受到了威脅」。

當我將史東少將的回復傳給他時，他立刻反譏。他的目中無人的神氣，使他的信徒興高采烈。

史東將軍指出，並未收到他的信，所以相應不理。

「那麼我把那份報紙放在信封裏寄給他的好了。」加尼尼這樣說。

平民黨運動的財政來源，最初來自當地信徒和報紙的贏餘。現在加尼尼的秘書賴石利 (Egino Lazari)，坐在羅馬加尼尼的開闢的九間公寓中，常常從信中收到一千和二千利爾的支票（約值美金二元五角至五元）。賴石利笑着說，不論來自黨員或非黨員各方面的捐輸，皆在樂受之列。

因為加尼尼喜歡穿了浴衣工作，平民黨的總部即設在他的中產階級的家裏。他早上十時起身，在家裏工作到下午二時，小睡半小時，再繼續工作至晚上十時，然後在午夜前離家。他在他的報館內接見訪客，更正當天評論的校樣，直至清早三、四時為止。像杜羅門總統一樣，他是一個業餘的鋼琴家，但現在他空餘的時間，大部分用來閱讀意大利或外國的新聞，並修習政治科學書籍。

直到他兒子死亡後開始他的爭鬪，加尼尼在政治上可以說是全無背景的。他在本鄉那不勒斯小學畢業後，即未受旁的正式的教育。正

如他的官方傳記中所說的：「他對於中學課堂裏教授以外的東西發生了興趣。」

青年時代的加尼尼的最大願望，似乎是希望成爲一個作家。他的父親費特利哥·加尼尼 (Federico Giannini) 是那不勒斯一個薄有名望的新聞記者，但他的父母——他的母親是一個英國人，名叫瑪麗·傑克遜 (Mary Jackson)——則寧願他到一家紡織中去做學徒。他從一個職業調到另一個職業，他曾做過電氣匠，爲一家保險公司週游意大利、法國、瑞士和德國，又在一家船公司裏做了些不定的工作，最後才做了一個砌磚匠。

在最後的職業上，加尼尼的生命上發生了轉變。這僅是一樁偶然的事，但將來也許會成爲現代歐洲史上一件重要的事實。加尼尼訂約幫同建造那不勒斯阿尼亞利浴室 (Agnoli Baths)。在浴室開幕的一天，他父親的朋友也是做記者的發見了這個年青的砌磚匠，替他在新聞界上找到第一次職業，服務於那不勒斯的一個幽默的期刊，皮利利先生 (Monsignor Perelli)。

在二十三歲時，加尼尼給那不勒斯平民集團編一張政治報紙，相當成功。他在一九一一到一二年意土之戰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兩度被徵入伍。大戰以後，他退伍時已成爲一個帶單眼鏡的尉官，因勇敢而一度獲得勳章。至今他仍帶着單眼鏡。

當旁的退伍軍人在傾聽另一個報紙編輯，即墨索里尼的呼籲時，

加尼尼正致力於文字生涯。他創刊了一種叫戲藝 (Kines) 的戲報，銷路竟達十萬份之多，但是後來因為他指控他的助理編輯，想偷他的文章自動停刊。他於是埋頭從事寫劇，在以後的八年中，他完成了四十齣喜劇，有幾齣曾在美排演過。

加尼尼在平民黨有相當發展以前，顯然並不認為正式的宗教有什麼重要。在去年夏季有一天，他受了天主教中半數以上的儀式——洗禮、堅信禮、聖餐禮、聖婚禮——這使他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意大利人所信的宗教前有很好的地位。

加尼尼既成爲一個天主教徒，許多中和派的天主教黨員便皈依了平民黨。加尼尼希望和梵諦岡教廷發生聯繫，但至今還沒有成功。不過意大利的政治如果繼續跟着現在的趨勢走，一方面是平民黨，另一方面是共產黨，並無中和派夾雜其間，那末教皇庇護十二世 (Pius XII) 的對共產黨繼續不斷的譴責，顯將幫助這位劇作家出身的政客。

在加尼尼的總部中，平民黨的策略家看得出，在未來的選舉中，祇是在他們和共產黨兩黨的抉擇而已。賴石利說：「加尼尼先生以爲，在下一次的選舉中將有一個獲勝者和一個失敗者。」「不論那一個獲勝，如果由牠單獨統治，必會成爲一個獨裁者。爲國家的利益着想，加尼尼甚至願和共產黨合作，但如果他們拒絕，這是他們的過失。」

至於他自己是不是候補意大利獨裁空缺的人這個問題，加尼尼比較有些羞怯的樣子。

「在我真受到獨裁權的一天」，他有一次說，「我真將不能自禁的喜不可仰了。」

但在他的書本羣衆 (La Folla) 中，這是一本和希特勒的我的奮鬥相彷彿的書，加尼尼明白地指陳，他以為做一個國家的元首，實無須比他再好的準備了。

停戰以後，意大利仍有許多分散各處的小團體，熱心傳布法西斯的思想。他們分發着油印傳單，向意大利的待遇極苦的公務員說明他們在過去墨索里尼時代，曾受到許多社會救濟的益處。黑色的法西斯黨旗在晨光依稀中常飄揚在大學校和公共建築物的旗桿上。

「墨索里尼萬歲」，過了一夜又在牆上發見了。警察當局獲得證據，證明確有法西斯的團體的存在，但無法證明這種團體的會員人數超過幾千，或他們之間有任何有力的聯繫組織。

意大利的政治路線祇有極左和極右兩派，共產黨對於平民黨的回答是憤怒地攻擊。它說加尼尼的信徒中，不但包括擁護軸心的合作分子，並包括法西斯黨的戰時暴發戶，封建的西西里 (Sicily) 地主，「阻礙前進的敵人」，和「梵諦岡教庭中最反動的一派」。

天主教黨對於共產黨反對平民黨的論調，至少有一點是相同的，即認爲平民黨者祇是一種言詞卑劣的煽動運動，對意大利實現民主的一切努力，祇作惡意的批評。但是中和的天主教會的勢力正在削弱，因爲教徒們處在一個窮困的國家中，飢寒交迫，越來越容易聽信極端

派人天花亂墜的宣傳。

美國國務院的希望，顯然是注意在民主的中心和非共產黨的左派。但除非美國的援助——包括以身作則，宣傳和經濟援助——維持不輟，這些中和派的人數必會繼續減少。現在已經證明，在停戰和和約之間的幾個月，為期實在太短，要將民主介紹進來並保證其能永存是不夠的。

意大利的政治見解的日漸分割為兩極端，有人在這裏面看見內戰的種子；其中之一是受盡苦難的共產黨員克利奇（Gino Grehni），他是在阿波黎里阿外面安齊亞海濱戰場種植十二英畝棉麥和甜蘿蔔荒地的農夫。法西斯主義會把他引徵入伍，到過阿爾巴尼亞、希臘、比亞和蘇聯，又帶到了德國，成為戰俘。平民黨所主張的制度雖表面上說求「勞工」的利益，但在他看起來，不過是將所有的金錢「裝到這些紳士的口袋裏去而已」。他從平民黨挾在鉗中的黨徽上，他看到了舊

法西斯黨的影子。

「在他們統治之前」，克利奇在阿波黎里阿對他的共產黨同志說，「如果我們不把他們殺掉，他們會把我們殺掉的」。

厭戰的意大利人也許不願走內戰這條絕路。但可斷定的是，在平民黨的羅索醫師和共產黨的克利奇兩個人中，必有一個將在今年內成為阿波黎里阿的政治領袖，而決不會是那應份做領袖的基督民主黨的文迪尼（Vindini）的。共產黨在意大利選民中擁有五分之一的選票，最近在西西里的選舉中獲得勝利。如果美國的援助在明天中止，共產黨也許馬上會擡得意大利。

這個拿不勒斯中學中的壞孩子，會不會穿墨索里尼所棄的袍子，也許大部分要看美國的貸款能如何迅速地掃淨阿波黎里阿的廢墟，並恢復一種起碼的繁榮。也像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一樣，人民到了走頭無路之時，就有接受平民黨獨裁的可能。

英國社會主義先進衛勃逝世

英國費邊社（Fabian Society）元老會員柏士斐爾德（Baron Passfield）於十月十四日逝世，享年八十九歲，該社老社員碩果僅存者僅有現年九十一歲的蕭伯訥了。柏士斐爾德未進爵前，原名衛勃（Sidney Webb），夫人波特（Porter Beatrix），學問志趣，可稱伉儷同志，作品多以兩人署名，著作等身，達五十餘種，其尤著者為英國工會史（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 1894），工業的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y, 1897），蘇維埃共產主義新文明（Soviet Communism: A New Civilization, 1935）及蘇聯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Soviet Russia, 1942）。一九一九年衛勃封爵時，其夫人拒絕接受貴族頭銜，夫人已於四年前逝世。



我和羅斯福失和的始末(續)

James A. Farley 著
馬清槐 譯

——民主黨的清黨運動——

羅斯福總統推行「新政」，受保守的最高法院的反對，於是羅氏進一步想改造最高法院，強迫年老法官退休，加入新進的同情新政分子。但改革法院方案，在國會中不僅受嚴黨共和黨的反對，民主黨內有許多人也表示異議。羅斯福總統對於這些「背叛」分子，痛心疾首，乃有清黨之舉。在本文中可以看出羅斯福作爲一個政治家所有的權衡和偏狹，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作爲一個理想主義者的所有的執著和奮鬥精神。

——譯者

慘遭敗北的法院之爭，在羅斯福總統的記憶中繼續存在着。以後的幾星期和幾個月，我看他老是怨恨着隸屬本黨的參議員。他對於背黨分子的痛恨，毫不掩飾。在失敗後不久，他開始將國會議員召至白宮，幾乎千篇一律的諷示着，警告反對他的人以善自提防爲宜。弦外之音，蓋可想見。

「我已嚇退他們，傑姆」，總統高興地告訴我，「他們會出去互相談論，並記住我的話到參院去學舌的。我要看他們在我的偶像前戰慄着，因摸不清將發生什麼事而憂心如搗。他們還要懊悔着哩」。

有時他的憤激完全形諸於色，絕不掩藏。我記得一九三七年的一次閣議，在討論體卹商艱問題時，悲憤不豫的羅斯福，遽將商務部長羅伯(Daniel Roper)的發言，中途打斷。

「唐」他對某一點嚴厲地呵叱着，「你應當停止嘮叨地作這些胡佛式的申述」。

羅伯雖受譴責，不稍怯憚，並想辯明其申述的理由。他沒有懂得總統要在緊要關頭謹守緘默的真意。

「我知道這現狀是由大商巨賈互相勾結，驅使市面衰落，以圖造成於我不利的局面。我會遍歷各地，察知情況甚佳，如果我們以靜制動，效金人之三緘其口，則一切問題，自必迎刃而解」，他緊瞧着瞭然不悟其意的羅伯說。

翌日，我通電話給總統，告以囑令羅伯緘默之諷示，似未生效。「傑姆」他說，「現在一般的議論過於紛紜，招待記者的集會過於衆多，而政府各部所發表的聲明也太嫌頻繁。我要閉上他們的話匣

子」

我又想起數星期之後的另一次會議。在例行公務之後，我們討論經濟衰落問題。總統徵求獻策，以資參考。

「我想你應該發佈聲明，將目前的商情和你當政初期的作一比較。」財政部長摩根翰 (Henry Morgenthau) 說，「商界在埋怨說資本所得稅和公積利益稅阻礙了經濟的復趨繁榮。我想，倘由你來表示現在的境遇較昔日為佳，則或可廣收激勵之效。」

「啊，你真要叫我把案卷揀出來重新看一遍嗎？」總統毫無顧忌地暴露他的憤怒說。

摩根翰面紅耳赤，總統則怒目地睨視着。局面很僵，大家不說話，空氣冷而沈重。最後我大胆地發言了。

「老板，我想亨利是對的。」我說。亨利驚喜交併，總統則顯出錯愕之狀。「倘若你發表一些足以減輕商界恐懼的言論，則有裨於情勢者，實非淺鮮。爽直地說，就我與外界接觸所得，商場人士，都感覺你太固執，我想你應當發佈一個圓通些安慰人心的公告才是。」

「現在所要發佈的公告實在太多了。」總統說，「農業部公告謂，國家的收入將視上年度為少，而商務部之公告則說國家所得要比往年為多。」

華萊士 (Henry Wallace) 回答說：「自我父親那一代起，農業部即曾發佈過這類的文告。經澈底之審核，確證無訛。」

「農林部的估計很正確。」潘金斯小姐 (Parkins 當時任勞工部長) 說，「我會校核過它的數字，對其估計表示同意。」

總統以「你再有什麼話說」的神氣瞧着羅泊。在商務部長向羅泊力陳其情況即將轉佳時——總統截斷他的說話，除羅泊自己本人外，誰都看清楚元首是對極感憎惡的。

「關於經濟的情況，我得到各種批評和怨言。」他說，「但能提供改進之具體意見者，可謂寥寥若晨星。妄施謾評是容易的，但於事實有補，則是另一件事了。」

「在提供批評時，我要你們全作建設性的建議。」

次日，摩根翰來訪，因余會壯其聲勢，特致謝悃。彼稱深知總統之對其頑強，似有不快，並謂苟非余之從旁言助，他是不會再有進言的勇氣的。

這使我想起白宮秘書厄力 (Steve Parly) 所告訴過我的話。當羅斯福公子與杜邦 (Ethel du Pont) 在維爾民敦結婚的時候，宴樂方酣，忽然接到摩根翰的電話，要總統親自接聽，要求總統核准美政府對法國法郎所取的立場——在當時頗關重要的一件事。時總統正受杜邦府上的款待，安閑地啜着香賓酒。待史梯夫將來電轉告時，總統對這不識趣的妨擾縐着眉說，「你告訴亨利，我不管什麼關於政府對法國法郎的立場。」這位白宮的僚屬，因為討厭亨利的絮聒，便一字不易地把話傳了過去。

數星期後，我赴白宮拜謁總統。彼曾約訂於二日前召見，旋因病未果。當我被領至寢室時，他的形態使我大吃一驚。他的血色欠佳，面容憔悴，並呈疲乏之象。他的顎部因牙痛而發腫。在延見期中，他一直將冰袋護住牙牀，以減其痛。他告訴我，除牙齒發炎外，兼患腸疾及發熱，但與級頗高。

我們討論幾項官職的委任。其時，一九四〇年之總統競選，我的呼聲甚囂塵上。但總統迄未道及。他說：「我要你考慮去競選紐約州州長的事。」

「我可不大喜歡該地的生活」，我故意插開說。

「不過」他接着說，「紐約的局勢是應該加以密切注意的。假使你不幹，則另一適當的人選就祇有參議員華格桌(Wagner)了。或者你去當參議員也好，同時在商界弄一個位置，以便維持私人生活。」

我告訴他這恐未必能減輕我在華府供職的負擔，也不會有稍事揮節的機會的。

「坦白說」，我道，「我願意喜歡那位置，但在我現在的地位，我看我是不能怎樣加以切實的考慮的。」

「好，你考慮一下吧」，他德惠着，「把雙方全考慮一下——州長和參議員。」

三天後，我與副總統加納(Garner)在他國會的辦公室內便餐，把這次談話的大要，覆述給他聽。他對總統之堅邀我出任紐約州長或

參議員一節，笑着批評說：「看來好像他要把你排擠出一九四〇年的競選似的。」

奧康納(Basil O'Connor)在他紐約家中的午餐席上，也表示加納的同樣懷疑。這位奧羅氏合營律師的法學博士告訴我，謂羅氏曾談及或將於一九三八年任余為紐約州長。博士說我無意於此。總統就問：「傑姆是否渴望一九四〇年的選舉呢？」博士說他不知道。

嗣後不久，總統出弋垂釣。迨其興闌歸來，他盛稱此行至為愉快。接着便談到紐約州的政治。

「讓拉·加地亞(La Guardia)充任參議員，華格桌出任州長，你看怎樣？」他問。

「我不信民主黨會擁護拉·加地亞」，我說，「他是個機會主義者。只要利之所趨，他可以最後一下臨陣脫逃。」

「是的，拉·加地亞好高騖遠，頗具野心」，他緩緩地說，「我猜他還懷着競選總統的大志呢。」

隨後我們討論國務院。我告以國務卿赫爾以遇事不與磋商，心理很不痛快，商為憾，並謂赫爾於賦稅問題之經驗宏富，其意見實堪珍視。

「不，我很喜歡赫爾」，他否認着說，「我一星期至少與他見面二次。但他是個道地的自由貿易者，因此他的意見不宜全部採納。」

我們談到潘金斯(Frances Perkins)——勞工部長。當時我的印象是總統似有樂於叫她引退的意思。後來他又改變了主意。投諸事

實，她對總統的確矢忠誠，任勞任怨。

我們沒有談到伊克斯 (Tokes——內政部長) 和華萊士。嗣後我會道及伊克斯，說他言論太露鋒銜，常滋紛擾，他對於農業部之森林局，頗有野心。

一九三八年一月，總統官邸舉行晨會，談到法官蘇紹蘭 (Sutherland) 辭職一事。他辭職後，使最高法院的「老派」集團，僅餘二人。如果蘇紹蘭的後任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則新派便占多數，其所獲實際效果，已與法院改革方案所希望者相埒。我希望總統不再懷恨那些反對他的民主黨員了。我便略作談話式的試探。

「我推薦一位堪當最高法院法官之職」，我提議說。

「誰？」他問。

「惠勒 (Burton K. Wheeler 羅氏政敵，孤立派巨子)」。

我的戲言沒有中竅。他暴聲地說：「惠勒想假借反對法院方案，以做競選總統的敲門磚」。

我立即發現他對於法院之爭凡持異議的黨同志的態度，未見緩和。我曾希望在國會選舉之前，凡同黨都能捐棄舊嫌，尤其因為國內經濟的困難，無疑增加了反對派的聲勢，所以合作更為重要。我惴惴不安，但直至一月二十七日，除於法院之爭失敗後曾聽到若干傳聞之詞外，纔首次看出進行清黨的實際痕跡來。

是晨，我接獲總統公子兼秘書詹姆士·羅斯福的電話。他說伊利

諾斯州之參議員候選人的正式名單，將於翌日提出，問我民主黨委員會有無公開聲明總統的態度。我告以即將發佈通告，闡述總統不擬被推入初選競爭的旋渦。我要我在電話機邊口述通告的擬文，以便筆錄下來。我照着他的話辦理，文中有一段是：

「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以竭力扶助本黨候選人之選舉為職責……委員會各委員就私人言，或各有其中意之人選，但就團體之立場而論，彼等在現時或將來，均不擬參予其謀。候選人之舉薦，乃各州或各得選舉國會議員地區之事，不論此類競選之結果如何，委員會暫作後盾，以支援人民所推薦之人選。各州或各選舉區，不分畛域，一視同仁」。

十分鐘後，傑米打電話來，謂除後兩句外，餘均妥善。我說該項語句是用以安慰人民對全委會的恐懼的，並足以表示黨的正當立場，我主張保留。他給我斬釘截鐵的回答：「父親已將最後兩句刪除了」。文告於焉傳出，而波瀾亦隨之叢生。自茲而後，我知政無寧日了。

次日，白宮舉行會議，我的最惡劣的恐懼開始實現了。嗣後歷次會商，皆鋪展着討論清黨的款式，我一開頭便明白表示，我以身居一黨的主席，決不可輕棄御軍之輻，轉而鞭撻車上的乘客，迫令卻步。總統表示同意，許我不必參加。

次月，他把參議員二十七人及衆議員約三百人，分別「前進」與「落伍」，普施獎懲。我們檢討着全體的政界人士。總統所關注的問題之一是伊利諾斯州參議員候選人的舉薦。他看中效忠於他的狄脫里

區 (Dieterich)，但該州兩黨對他均無好感，狄氏也祇好廢然引退。

在喬治亞州，總統欲使會反對法院改革的喬治 (Walker F. George) 失敗，俾反對其社會改革政策的南方集團有所警惕。

「我以爲喬治不是可以輕易打倒的」，我告訴他，「能迫使其屈居下風者，恐捨州長李佛斯 (E. D. Rivers) 莫屬；而李氏之推爲候選人，或將惹起新三區黨的問題，於你是弊多利少的」。

馬里蘭州的參議員泰庭斯 (Tydings) 也是他所亟欲擊倒的一個人。因泰氏於一九三二年曾不遺餘力以梗阻羅氏之列爲候選人，致頗費周章，他深感不是個好應付的人物。

我們討論其他幾州的情勢，最後講到聖塔啓 (Kentucky)。「我巫望巴克萊 (Burkley) 重獲當選」，總統說，「萬一他失敗，哈里孫 (Pat. Harrison) 便要一躍而爲多數席的領袖了。我怕哈氏不會贊成進步的法案的」。

「看來現在好像由州長常特勒 (Chandler) 佔上風哩」，我說。

「所以我們應以全力來支援巴克萊」，他回答着。

「遵照我們的協定」，我告訴他說，「我是不擬干涉他們初選的競爭的。我都喜歡他們。我希望巴克萊和常特勒均能獲選」。

我們所討論的最後一州是紐約。我告訴他州長雷門 (Lehman) 或有重作馮婦的意思。

「我也以爲如此」，他說，「不過他不像從前那樣的努力了」。

「他寫信太忙了」，我談話他插言說。按雷門曾致函參議員華格，反對法院方案，致使他與總統的篤厚友誼，勢如冰炭。

嗣後，我力圖消彌黨內的惶恐，而總統則自南方傳來一陣憤怒的轟轟的雷鳴。在他赴溫泉消度春假的道中，他在喬治亞州的蓋世惟爾 (Gainesville) 小駐，以參加一羅斯福廣場的命名典禮。參議員喬治介紹他與羣衆見面。總統把喬治冷攔起來，祇對州長李佛斯微笑着。

總統的演說僅寥寥數語，然因其抨擊人民的代議士，在衆參二院，引起絕大的反響。總統稱：「議員們反對有助於改革社會及經濟之法案，他們高聲擁護改革的目標，但反對所用的方法，而他們自己又拿不出達到目的的高明方法」。加納告訴我，這演說已使民主黨參議員約十餘人形成一堅固之集團，誓必反對總統可能提出的任何建議。

待總統自溫泉賦歸，我看他精神頗佳。該晨舉行牀側會議。我把握時機，傾抒國會問題的意見。我告訴他不希望再有刀聲劍影了。「如果你懂得我的意思的話，則現在各處的空气是有些不妥的」，我說。

「自然我懂得。每逢我提出新的方案（例如改組法案），他們便宣揚起一陣『獨裁者』的呼聲來，並顯因歐局緊張，他們不斷地恫嚇着人民」。

但改組法案卒以一九六票對二〇四票被否決。翌日，我與總統共進午餐。

「傑姆，我告訴你，我本來就料到不會通過的」，他說，「誰也沒有因該法案而變成獨裁者的機遇」。

四月十二日，我應總統的邀宴。談話中提起了華萊士。

「他頗想競選總統」，他慢慢地說，「但我寧可給伊克斯一類的人，他至少是個關士。伊克斯常能一本初衷，不避艱辛的苦幹；但華萊士爲人心無定見，好惡無常」。

四月下旬及五月中，總統仍繼續在數次會議席上發表其捷伐異己的談話。我們在伊利諾斯州失敗了，但他還堅決要打倒曾經反對過他的格拉克、麥克卡倫、史密斯、亞當斯、泰廷斯、吉勒脫、房納斯、喬治及羅納根諸氏。我每次輒以所知道的情報盡量上達，然自身則嚴守中立，完全避免參予這些初選的鬭爭。

在賓夕法尼亞州，我確曾逾格出任調停，因爲初選競爭過烈，誠恐黨內僵持不下，會在十一月選舉時使我們喪失該州的參議員的。

經總統的要求，我發表聲明，贊成州長厄爾（George Elio）爲參議員候選人，由聖涅第（Thomas Kennedy）繼任州長。

可是厄爾拒絕了我們的支援。翌日，賓州的投票人決定擁護瓊斯（Charles Alvin Jones）爲參議員候選人，厄爾仍任州長。數日後，我看總統在埋怨着厄爾和賓州的挫折。

「除非厄爾進入參議院，並博得美譽以沖淡初選的結果」，他說，否則他已坐失膺選總統的良機了。

數日後，我問元首可曾讀過加脫勒奇（Turner Catledge）和阿爾索潑（Joseph Alsop）合著的一百六十八天（168 Days）一本專講最高法院之爭的書。我說其中事實，定係身經歷次會議的人所透露出去的。

「老實說」，他道，「國務院會議的許多消息的走漏，我想應由伊克斯負責的。我想他把話告訴了披亞孫（Drew Pearson）。我經刺蕉抽繭的仔細分析，斷定無誤。赫爾和摩根是不會講出去的；胡特林、克明斯和你都能守口如瓶。史瓊還喜見客。潘金斯、華萊士或羅伯皆不是肯噤舌的人。就祇剩伊克斯了」。

我問到曾經患着疾病的摩根。

「啊，亨利在掙扎着起牀了」，他淡然他說，「當我離京時，他非常關懷美、法、英之間的穩定貨幣的三國協定。他每分鐘和倫敦通話，焦急着事情的發展。現在的救濟計劃又把他搞苦了，雖則他是並不怎樣同意的。我祇需按摩他的頭部，他便可霍然而愈了」。

其時，我正埋頭工作，與羅丹（Eddie Roddam）合著票選幕後（Behind the Ballots）。他要求我在書中特別提到他在紐約州怎樣扶植雷門的事。

「傑姆，你可記得我在一九二九年對你說過，我不要連任二屆的州長，應該另行物色繼任的人選嗎？」他說，「你再記得一九三〇年我曾斷然地告訴你，說雷門是符合理想的人物嗎？那時我盡力讓他遍歷

州內各地，俾家喻戶曉，大家都認識他。民主黨所苦的是他們沒有抬起什麼人來，尤其是超出州的範圍。

總統的清黨鬪爭繼續着，他並不因伊利諾斯和賓夕法尼亞二州的挫折而灰心，但加納倒抱有比較切合實際的見解。「元首干涉這些初選的競爭，以致樹敵招怨」，他說，「現在參議院裏有民主黨員二十人，身受排斥之痛，決擬力阻總統的任何提案。傑姆，我想爲了本黨和國家的幸福起見，你不應該附從他的態度」。

「約翰」，我回答說，「除非我辭掉國務院與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職務，否則我是決不可那樣做的」。

七月初，總統離京赴西部旅行，於道經聖塔塔啓的時候，曾盡力爲參議員巴克萊部署一切。在動身之前，剛巧是華盛頓最暖的一個晚上，總統發表爐邊談話，然因其坦然自承此行的目的在於清黨，凡屬民主黨員，就祇有寒氣凜冽的感覺。

待他旅行歸來後，我到海特公園去謁見他，他又勸我競選紐約州的州長。「你一定做得牢，傑姆。你一定是個權傾一時的出色的州長。這是一九四〇年競選總統再適當沒有的根基」。

「老實說，我對一九四〇年沒有興趣」，我說，「我的財力不濟」。

「許多別人倒都關心着你的。一九四〇年的競選呢，傑姆。我不敢擔保單靠郵政總監與民主黨主席的地位便可以穩當競選的總統」。

「對白宮的職位，念頭我轉也沒有轉到」，我告訴他，「即使州長

之職是競選總統必經的階段，我也絕不能加以考慮的。我的年紀，已到了必須替自己和家庭着想的時候了。讓我們不再提起」。

「好，如果你那樣設想……」沒有再說下去，帶着生氣的樣子。

在下一個星期，接踵的來了二次失敗。南卡羅來納州的史密斯，不費吹灰之力，再度被推舉爲候選人。在加利福尼亞州，總統所支持的參議員麥卡圖 (McAdoo) 受到道納 (Sheridan Downey) 和他年俸計劃的嚴重打擊。

再隔了幾個星期，我向總統報告，說馬里蘭州的結果，甚至比預料的還慘。泰庭斯竟以三對一的多數，重膺爲參議員候選人。

「元首，我必須拍一賀電給泰庭斯」，我說。

「我不懂憑什麼理由」，他反駁着。

「我想我應該至少表示一點真誠的慶賀才好」，我堅持着說。

「去掉你的真誠之類的形容詞」，他暴叫着。

「元首，我會拍發電報向所有其他成功的候選人道賀，當然我不能單獨的冷落了他。」我說。

「聽你的便，可是別把我名字寫上」。

在下一週，清黨運動完全告吹了，預定加以排斥的參議員如吉勒脫、史密斯、泰庭斯、喬治、房納斯、格拉克、麥克卡倫、亞當斯及羅納根之流，皆安度難關，贏得初選權。下院議員史密斯及柯克斯二人，則各於維基尼亞及喬治亞二州入選。總統方面的勝利——巴克萊、丕潑、托馬斯及

其他——是沒有牽涉在清黨的旋渦中的。

當喬治亞州的初選結果上達時，總統要我對各地選舉，作一評論。

「總算全部結束了」，我抒口氣說。

「你說過感謝上帝沒有？」他問。

「不錯，真的謝天謝地」，我誠意地說。

在複選前的幾個星期，我盡力為各地民主黨奔走。各方傳來的消息，恆多使人寢食難安者。總統力促為之聲援，自然還要叫我避免去接濟那些排斥未成的民主黨員。

選舉的消息殊屬不利。共和黨計得衆議院八十一席，參議院八席及州長十一人。這是絕大的顛覆，但民主黨尙能控制裕如。

十一月十一日的國務院會議席上，總統頗露踴促不安之狀。

「我已詳細研究過選舉報告書」，他說，「發覺各處的結果，幾無

一不因當地的情形所造成。以馬薩諸塞州為例，我們的失敗應歸咎於

科勒(Chelsoy)人民不願他回任作州長，所以我們便遭敗北了」。

在座的同僚，皆領首稱是。

至清黨與失敗的因果，則未見討論。如果肯懸崖勒馬，放棄塑造個

人偶像的企圖，而以鞏固黨基為急務，則我是甘願緘默的。

然我不久就知道，包圍總統的一羣英俊少年，尙視該次清黨為牛刀小試，決擬推波助瀾，以遂其連任三屆的宏願。自茲以後，總統對我逐漸不加重視，宛若他的失敗，應由時子規諫的我來負責似的；而對十一月之潰敗應負實際責任的諸公，倒反是恩寵有加。

棲留埃及的廢王

第二次大戰後，有些國家由帝制改成共和，有些國家因為國內發生劇烈的政治變動，使原居九五之尊的國王們，不得不渡流亡的生活。現在在埃及居留的廢王共有三位，一位是七十七歲的意國國王愛麥尼亞(Victor Emmanuel)，現稱波倫索伯爵(Count Pollenzo)，過釣魚出獵的寓公生活。第二位是五十七歲的阿爾本尼亞廢王佐格(Zog)，一九三九年意大利侵入阿爾本尼亞後把他驅逐出境，從此失去王位。他正在動手寫一部回憶錄。第三位是九歲的布加里亞廢王西蒙(Simon)，現在亞歷山大港的維多利亞書院(Victoria College)就讀。一九四六年布國人民投票廢止君主制，他便失去王位。



家畜育種研究的新趨勢

谷 風

世界各國現在對於家畜方面的研究，多注重於品質的改進，產量的增加，尤其注重減輕產品的成本，使售價低廉。許多普通人看家畜的問題，只是要從小的個體，如何能迅速長大。但實際上除長大以外，還有許多複雜的問題。現在拿乳牛來做一個例。許多人都知道美國乳牛每頭每年平均的產量，約為五千二百磅，較之世界得錦標的乳牛產量還差得很遠。為什麼有這樣的差別呢？這當中的含義非常簡單。因為乳牛生育最初的兩年，只是生長，只耗金錢，而無生產。養一條好的乳牛，所耗費的成本，並不怎樣比養一條壞的乳牛為多。因為兩種不同的乳牛，維持生命和普通管理所需的費用，實相差無幾。以同樣的成本攤派在較多的產量，價格自然可較為低。農人收入，自可較豐，生活因之可以改善，工作也可減少；因為他可養較少的乳牛，得到同樣的報酬。只是這個問題，包含了育成優良乳牛的問題。要達此目的，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曾經有許多人研究，想尋求一種優良育種方法，以產生頂好的乳牛。我們在家畜育種系統中，常常可遇打破紀錄的優良子裔。這與育種

方法，有什麼關係呢？事實告訴我們，任何育種方式，若有優良的父母，都可產生優良子女。只有行近親純系交配（Close inbreeding）極有損害。所以許多純系優良乳牛，都已漸漸不行近親繁殖。同樣，在豬的育種上，也顯示許多商業上的優良純系豬種，都是由兩種純系豬種雜交而成。這就是說：純系豬種本身固極優良，要後代結果良好，還要施行雜交。換一句話說：我們要家畜生產優良，必須盡力尋求優良父母家畜。要鑑別母牛的優劣很不難，只要看她們的產乳量，就可以知道。但要鑑別公牛，卻沒有那樣容易。因為要看他生育的子女，才能知道。不過這問題的本身，已變簡單。我們只要找到優良公牛，並知道充分利用牠就夠了。選擇公牛唯一的方法，就是拿許多公牛，來行交配，看那一條公牛所生育的小母牛產乳量最多，那一條公牛，就是最好的。但此時我們認識這條公牛，已費了好幾年的光陰，以後就不能再使用牠多少年了。所以我們要想出種種方法來，以延長公牛的使用期。比如年老的公牛，常有惡癖，必須用改良管理的方法以防止牠。但至目前為止，動物心理學家，還沒

有把這問題把握住。因為英國農場每年受老年公牛傷害的農人，還在二百人以上。

除了選用優良公牛以外，就要算最近發明的人工授精術。由此種新技術，可使一條公牛一向每年生育六十頭犢牛的，增進為每年五百餘頭。不獨公牛使用的機會有增進，即幼犢的試用和分出等級來，也可加進牠們的速度。此種技術，已經越過了試驗時期而進入實用時期。前年一年，美國紐約州行人工授精而得的乳牛，達一萬餘頭，現在還續有增加。由此種技術，不但在育種制度下只須保持少數適用的公牛，而且在育種效率上，也會迅速起正確而有利的變化。

我們已知道如何善為運用優良的公牛，是不是也可以同樣應用於優良的母牛？已經有人試驗，想用分泌黏液腺或子宮刺激物，以引起母牛較多卵子的流出，或容易達構成雙胎或三胎的目的。英國因戰事上的需要，對此曾作種種的試驗，但以事實上過於複雜，所生雙生母犢，生殖功能每每不甚健全。我們是否可把優良母牛的卵子，移植於品質較差的母牛體中，使優良母牛的子代，實際在品質較差的母牛體中養成呢？這問題還在研究中。類乎這樣的方法，還有綿羊、山羊以及許多皮毛動物在發情季以外的時間行交配，由是可增加他們的繁殖能力。所採用的大致有兩種可能的方法：一為注射刺激子宮的荷爾蒙（Hormones），二為改變家畜所處環境光線的多少，使保持長為春秋兩季的氣候，也就是最適於家畜育種的正常氣候。

除了以上的研究而外，一切注意都集中於育種的成效上。動物生理學家還不斷研究如何可使一條乳牛的產乳量能增加遠出她的遺傳平均能力以上。這就要研究引起乳腺發達和分泌乳液的因素。在這一方面，已有不少研究成果。有多種我們所需要的荷爾蒙已經取得，但至目前為止，要應用到一般育種事業上，還嫌太貴。而且對於別種無關係的器官，也會發生不良的影響。有一種價格較廉的藥品，名叫 *Stillbestrol*，可以勿須注射，只要喂給母牛吃，就可使母牛的產乳量大為增加；即不生小犢，也可以泌乳。但 *Stillbestrol* 極易損害生殖機能，不過用於山羊，可不受損害。因此我們似乎可以找着另一種像 *Stillbestrol* 一樣有效的藥品，而又無損害生殖機能的性質。現在已有人在研究這樣的一種物質。到了發明出來，也許我們會反對母牛所具的遺傳特性呢。另外還有一種研究，就是尋求若干物質，可以助長動物的生機，如乳腺發達等。其中一種物質為甲狀腺腺（Thyroxin）這乃是動物自己預備的一種東西。也是一種價錢很貴的物品。要價錢比較廉賤的代用品，還是在繼續研究之中。

動物生理學家現在還有一個很注意的問題，就是如何延長家畜的生產期。現在乳牛的平均壽命，不過六年多，其中前二年是用來生長身體，因此實際產乳期不過四年而非十年。普通耗費，分配於短時期，當然成本非常之高。而且乳牛壽命既短，大多數新生的幼犢，也不能不提早驅入生產牛羣，以替換衰老母牛。因此我們又不能照我們的意志，把

生產能力較低的家畜剔除。據最近的研究，較小的家畜，若使他們生長較緩，那他們的壽命可能增長，然而生產期是否會因此增長，現在還不知道。這一點確是頂重要而必須加以研究解決的問題。在另一方面說起來，生長遲緩或生長不平衡，很足以影響生殖機能，結果會使家畜不能生育；這於農人也是極重大的損失。假使我們要打破家畜體的平均發展，在勢就不能兩全。

家畜的不生育，常使農人感到相當麻煩。最近關於這方面的研究，也想不到好的防治方法來。當一條乳牛不能生育或近於不能生育，到了為人覺察的時候，大多數都已沒有方法可以補救。我們只有用各種方法飼養管理幼犢，仔細研究，看那一種方法，最不至發生不生育現象。也許不生育為病菌的傳染，只要能阻止病菌繁殖，或可因此防止不生育。我們希望最近能發明若干像牛痘一類的接種劑，用來種在家畜體上，就可將這一類的病菌滅除。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很饒趣味，還沒有人探究過。因為這種研究的結果，同樣可以應用於他種動物或人類，所以很值得提倡。

我們現在再回到家畜生長的問題上。凡適於延長壽命，增加乳產量，有益生殖的生長速度，常不定適於肉的生長。我們常需要家畜及早養成以適合市場需要，因此儘量減少維持生命以及其他無利於生產或消費所用的飼料。同時我們需要家畜於屠宰後，廢物料減至極少；而且瘦肉、肥肉和骨頭有一定合乎需要的適當比例。這就是說：先要研究

消費者的需要，然後用適當的育種方法去適應牠。但是生產者多不歡迎這樣做。因為用育種方法來變更家畜體的結構，須要經過幾代的時間。假使經過數代才得到一點點結果，那時消費者需要的條件，也許又已變動，一切研究的工作，豈不白費。是不是在一代內可以找出較簡捷的方法呢？曾經有人研究動物生長的機械作用，找出他什麼時候生長肌肉，什麼時候生長肥肉，什麼時候生長骨頭；若是把這幾種生長程序加以變更，使最適的東西可以多生產，不適的減少生產，因此我們在某時期可用減少飼料或增加飼料以養肉用家畜，結果可使養成家畜的肉質，大為變更。但這樣的結果，必須對於每一家畜仔細用人工飼養，每一物料皆要仔細加以管制；大羣家畜是否可用這樣的方法飼養，還是問題。

另一研究問題，為變更有關生長的腺體的活動。此種方法，從遠古傳來的閹割法，就是一種。另外還有別的方法沒有？現在有許多醫師和育種學家，正在研究。他們想把甲狀腺的活動壓低，由是可使家畜變為呆滯，因此可充分消化食物，以供生長或增加脂肪之用。用 Thiouracil 飼養肥豬，可確保達肥育的目的；以之飼養小豬，可生產優良的火腿。但這種藥料的配合，非常精細，現在還不知道究竟用怎樣的配合量，和什麼時候服用，才可得我們希望的火腿而又不傷害小豬。

還有一項，就是關於生產的預測。我們曉得母畜發情早的（疾病除外）生育子女必較有把握，而且在早期的生產尤佳；發情晚而衰弱

的家畜，就不如此。我們對於產乳量好的母牛，是否可得一種預兆以指示實際的應用呢？現在也有人正在研究。

在溫帶蕃生的家畜，遷移到熱帶，往往性質變壞；即使用育種方法，使能生存於熱帶環境，然生產能力，必大為減低。要解決此種困難，須用兩種純系行雜交。但此種方法，既遲緩又不甚可靠。究竟如何可育成適於熱帶的家畜呢？第一當調節溫度；第二當防治疾病；其他尚在研究中。這些研究，一部分為生理的，一部分為遺傳的，一部分如調節氣候或為工程的。最後為比較溫帶熱帶兩處的飼料，看什麼飼料最適於兩種不

同的環境。當然有最適的飼料，才能造成最優適的環境，而達最高的生產。

以上所述許多關於家畜育種的問題，乃是一種新的科學。有些事實，尚須尋求適當詮釋；有些方法，尚須加以仔細試驗。不獨動物育種學家、動物生理學家尚須努力，更期待大隊生物化學家、解剖學家和胚胎學家能夠合作。

譯自 "The Future of the Science of Animal Breeding" 原載於 "The Scientific Monthly," Vol. LXIV, No. 9.

印度的人口估計

印度現在已正式分成爲印度及巴基斯坦兩國。根據八月二十四日紐約時報駐新德里記者的獨家報道，印度現有

人口估計如左：

(一) 印度聯邦

印度族	二五七、〇〇〇、〇〇〇	回教人民	三八、〇〇〇、〇〇〇	錫克族	三、九〇〇、〇〇〇
共計			二九八、九〇〇、〇〇〇		

(二) 巴基斯坦

回教人民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印度族	一九、〇〇〇、〇〇〇	錫克族	一、六〇〇、〇〇〇
共計			七〇、六〇〇、〇〇〇		

巴基斯坦的數字中，包括可能加入巴基斯坦之巴哈瓦爾普爾 (Bahawalpur, Khairpur, Kalat) 在內。惟最大兩個王國希特拉拔 (Hyderabad) 已表示維持獨立，喀什米爾 (Kashmir) 國內回教徒占多數，但國王屬印度教人，最近決定加入印度聯邦後，國內危機四伏，可能引起流血慘劇。



中西小說之比較

袁聖時

吾國小說，有二大分支：其一源溯魏晉神鬼志怪之書，至唐宋之傳奇文而盛，迄明清之筆記小說而衰，士大夫之小說也。其一起於唐之變文與俗文，宋元之話本及擬話本因之，明清之講史及章回小說又激其波濤；其勢始於微末，終於宏大，影響遞嬗，至今未絕，平民之小說也。

而有唐一代，實爲中國小說發達過程之一大樞紐。以言士大夫之小說，則有傳奇文；以言平民之小說，則有變文與俗文。

唐代傳奇之興，蓋有賴乎外國文化之輸入。於時交通既便，異邦文物絡繹輸入中土，兼以外來宗教與本土宗教之合流，生活方式遂稱繁會，影響於傳奇之製作，自非淺鮮。讀柳毅，崑崙奴諸傳，儼然若有所謂「異國情調」者存焉。復觀其命意佈局，亦大類阿剌伯天方夜譚故事。——天方夜譚成書較後，此指其流傳之故事而言。——或當時固多接受西域諸國，如印度、波斯、阿剌伯……文學之影響也。然所傳率爲才子、美人、劍客、神仙之徒，且海市蜃樓，復多藻飾，與民間生活固相睽隔也。於時又有通俗小說崛起於民間，與士大夫小說相頡頏，則變文與俗文是

也。

變文者，源出佛經，慮經文奧邃，通人不解，乃變其文辭以通衆也。韻，可供演唱。大率取諸佛經故事，而間亦敷衍歷史。俗文爲白話散文小說，亦以勸善兼娛心性。此二者皆關係於宋元話本之寫作，自是而後，民間別有俚語之藝文流傳，影響及於士林，而有如儒林外史、紅樓夢……之長篇偉製者出。

唐之傳奇雖稱一代奇葩，後此亦遂光華頓斂，迄無繼者。變文與俗文雖粗陋簡樸，而影響於後來之章回小說則特偉。究其原因，要不外一者飾於文辭而近僞，一者得其實質而存真，而草野之充沛的生命力，又衣冠之士所無有者也，故傳奇之末流，則僅能志狐說鬼而已。

或責中國小說不足以與歐西小說並駕齊驅，不知中國小說自在道統之禁錮中發育成長，有此成績，亦屬難能。小說之爲人歧視，未有甚於吾國者，迄今猶然。小說作者亦每羞以小說名家，故或托古人，或隱名姓，致令後人之研究小說者，探索考證，聚訟莫明，而其生平事蹟，則尤舛

略。金瓶梅之作者爲誰，迄今仍成懸案。水滸傳之最初寫定者爲施耐庵，抑爲羅貫中，至今仍多異說。吳承恩之作西遊記，曹雪芹之撰紅樓夢，賴有時賢之考證而彰，然其人之身世，則竝皆略而不詳。寂莫乎，此輩才人也！而其專業名利，甘淡泊，困阨終身，但爲眞實藝術奮闘之志，又自高矣。小說之在吾國，乃如蔓草，聽其自生，未蒙灌溉長養之福，而有風雨摧折之虞。然終蔓衍滋生，日臻繁會，則亦可以聊以自慰矣。

夫振衣者必自綱，今研究中國小說，亦請先絜其綱領，則國人之人生觀不可不知也。國人之人生觀維何，一言以蔽之，「宿命」而已。此種宿命的人生觀，實爲吾國一切小說之哲學基礎。或以爲水滸謳歌叛徒，則當非「宿命」所可包舉者矣；然細察水滸，則知此叛徒者，乃冀受招安之叛徒，亦宿命之叛徒也。且於開篇已明言此諸叛徒係魔星轉世，其擾攘神州，蓋天數註定，則已明標「宿命」矣。水滸而外，他書更無可當。吾故曰：宿命的人生觀，實爲吾國一切小說之哲學基礎。

宿命思想，固亦非吾國民族所特具，即歐西民族亦未嘗不具有也。大抵人類在無法戰勝外力而遂其欲求時，則亦只有一委之於「命」，或委命於造物之播弄，於哈代之德柏家的苔絲(Thomas Hardy,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以見之也；或委命於環境，於福樓拜之馬丹波娃利(Gustave Flaubert, Madame Bovary)以見之也；或委命於遺傳，於左拉之陀恭瑪爾家史(Emile Zola, Les Rougon-Macquart)以見之也。而吾人之委命，則在神佛，此則與歐西民族之宿命觀念大相逕庭者也。

漢唐以前，吾民族猶不失爲奮闘向上之民族，至墮落而至於聽命於神佛，則宋以後事也。

嘗竊思佛入中土，爲利者四，爲害者六。其說何也？設中國未有佛，文物藝術固不能有如此長足之進步，而爲中國則自若也。然自佛輸入後，道因扇而益張，儒因滑而遂難；宋以後乃汗漫涵混，終成一體，謂之「三教同源」。中國人特殊的宿命觀念，乃產生於此三教主之寶座下焉。其於吾民族精神上之反映，乃爲涵混，爲麻木，終其極致，翻成樂觀。魯迅先生謂讀外國書即有悲觀厭世者，猶活人的悲觀厭世也。讀中國書縱樂觀亦僵屍的樂觀耳；吾於小說且亦云然，方知其言之深刻且沈痛也。

吾前舉哈代、左拉、福樓拜諸家，宿命觀之作家也；然其狀人與命運鬭爭而終不勝之情，實血淚之結晶，讀之猶令人如磐壓胸，排而不去。此歐西小說之所以感人最深，而終發爲改造社會之大力，緣厭世者亦未嘗忘世間也；厭世者尙具有如此積極之精神，況不厭世者乎？而吾人於中國小說中，則徒見萬事既已如斯，將來亦不過如斯，且才子佳人，終當團圓。雖諷世狀人，摹聲繪影，亦有可取，然固未見感人之深有如陀斯退益夫斯基之罪與罰(Dostolovski, Crime and Punishment)，啓人反省有如襲察諾夫之阿蒲莫諾夫(Gontcharov, Oblomov)引人振奮有如高爾基之我的童年(Gorki, Reminiscences of My Youth)諸作者也。其見累於最無聊之吾國的宿命觀念，實爲主因。

由是而論及吾國小說中之理想，則難矣。有之，入世者則「衣錦榮歸」，出世者則爲僧爲道。外此，吾未見有更高一籌之理想者矣。儒林外史之理想極於祭先賢祠，石頭記、金瓶梅之理想極於出家，等而下者，則無非以封侯拜相終矣。水滸傳稍出常格，然亦未可云具有若何理想。

吾國歷史上可歌可泣之事多矣，而於文學上則絕鮮有沈痛悲憤之反映，此緣吾人有是非而非不明，有愛憎而愛憎不深也。人或譏吾民族凡事折中，吾謂折中不足譏也，夫折中者，先須明其是非，較其短長，然後可以折中，是折中亦緣明晰之見解。然吾民族之性，則非明晰的折中主義，乃含混的麻胡主義，麻胡與折中，相去不可以道里計矣。吾人之口頭禪曰：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終乃含含混混，麻胡了之。此三教之所以同源也。

中國章回小說，大別之可分爲二類：一曰演化小說，水滸傳、西遊記是也；一曰創作小說，金瓶梅、紅樓夢、儒林外史是也。創作小說結構較嚴整，敘事亦較有條貫；演化小說則以集自民間傳說，故時病蕪雜，並多重複。如水滸，說者每病其定須拉狗百〇八人，殊不知當時民間傳說，已具百〇八人之數，若不拉狗，即與民間傳說不符；故書至聚義，乃多生湊，好漢英雄，亦頓成木偶，則是見累於傳說者也。使爲創作，則汰冗去蕪，自是作者權衡，然演化小說之編撰者則尙無此魄力也。又書中故事之重複處：如武松之於潘金蓮，石秀之於潘巧雲，明是同一故事之兩種傳說；又王進與王慶，亦明是一人之異名，觀余象斗本之水滸，二人事跡直如出

一轍，至橋定見始大加改易，爲今本水滸樣式，而蛛絲馬跡，則亦不難尋獲。水滸故事既經編爲巨帙，而其集合之痕跡，猶尙有遺留者，如吳用智取生辰綱之結末云：「這個喚做『智取生辰綱』」；江州劫法場之結末云：「這個喚做『白龍廟小聚會』」，知先已有如是獨立之短篇故事流傳矣。又讀今本百二十回水滸傳，宋江輩英雄受招安後，於征遼、征王慶、征田虎諸役，百八好漢全無損折，而獨於征方臘一役，十喪七八，是知原本於招安後便直接接入征方臘，外此諸役皆後來插入者也。西遊記亦類是，唐僧玄奘爲吾國中古世紀一大探險家，其本身經歷，即富神秘色彩；又經民間展轉傳述，遂多怪迂變異之談；好事者撰集成書，稱其歷難凡八十有一。今本西遊記末回且逐難條記，曰某曰第幾難，某曰第幾難，夷考其實，固不足八十一難也。細案之，則有一難而化爲兩難者，有一難而化爲三難者，甚至有一難而化爲四難者。如遇紅孩兒之難，則是一難而化爲四難者也；阻天水之難，是一難而化爲三難者也。最可笑者，「魚籃現身」亦算其中一難，既已遇救，何猶難之可云乎？明見其是湊數耳。意者「八十一難」亦民間一句傳說，與水滸之百八英雄，其情形正相類似；作者不惜苦心孤詣分割諸大難而爲小難，以符八十一之數，蓋從俗耳。又是書狀神魔慶兵及諸奇離遇難事，則淋漓盡致矣。而病之者則以爲屢起觀音，未免重複。殊不知此等處所，正民間傳說集合之痕跡也。蓋民間視觀音爲唯一救苦救難之尊神，至今供奉且不稍衰；故設想能解彼唐僧師徒之困厄者，則唯有觀音菩薩耳。各地講述西遊故事

之片段者，皆以觀音爲結束，及作者寫集成書，觀音遂屢被請出矣。此非作者意旨，乃民間之意旨也。綜而論之，演化小說於藝術上固遜於創作小說，而激刺生動則又過之。然創作小說之精鍊，之細密，之統一，又爲演化小說所遠不逮者也。

中國小說無短篇小說，有之，乃短型的長篇小說也。長短之定，以內容爲主，而篇幅爲次要；短篇小說者，人生橫斷面之某一角之表現也。此種體裁之小說，其在文學上地位之確立，亦不過近百年間事。中國則向無短篇小說之源流。筆記體「某生者」云云之小說，不足以號爲短篇小說也。緣其篇幅雖短，而內容則述或人一生之故事，敷衍之而爲長篇亦未嘗不可，故曰：是短型的長篇小說也。至所謂短篇小說，則決不容許敷衍者有涉筆餘地，此有以異於短型的長篇小說者也。唐之傳奇，明之三言，中亦偶有類於短篇小說者，如南柯太守傳，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之類，其故事均較簡單，然細案之，亦終不稱。

吾國小說如金瓶梅、紅樓夢之結構，則細緻綿密矣，而亦微嫌其瑣屑。遊宴之後又寫遊宴，賦詩之後又寫賦詩，雖表現真切，然小說則非歷史，可剪裁處自應剪裁，勿以全力用於說故事，宜以全力用於寫人情也。
陳獨秀紅樓夢新敘云：

中土小說出於神官，意在善述故事；西洋小說起於神話，亦意在善述故事。這時候小說歷史本沒有什麼區別。但西洋近代小說受了實證的科學方法之影響，變爲專重寫人情道一方面，善述故事一方面遂完全劃歸歷史範圍，這也是學術界分工作用。我們中國近代小說，比起古代來自然是善寫人情方面日漸發展，而善述故事的

東方雜誌 第四十三卷 第十七號 中西小說之比較

方面，也同時發展，因此中國小說的內容，和西洋小說大不相同，這就是小說家與歷史家沒有分工的緣故。以小說而兼歷史作用，一方面減少小說底趣味，一方面又減少歷史底正確性，這種不分工的结果，至於兩敗俱傷。

其論吾國小說之弊甚確。

吾國小說缺乏理想，則又一弊也。此前已論之，茲更爲申論其說：金瓶梅與紅樓夢，吾國寫實小說之雙璧也。金瓶梅狀諸荒淫無耻相則盡致矣，而於被侮辱與損害者，則輕描淡寫過去；如宋惠蓮之自縊，孫雪娥之遭毒打，若着力寫之，當可具見人間殘酷，而作者乃不爲此，致使此書終缺乏偉大理想而陷入果報之窠臼，尤以力寫床第之事，尤易引人入於錯覺而不自知。紅樓夢意格較高，然狀諸繁華綺靡之生活，亦均從正面描寫，而無一二段反面陪襯文字，則令俗子讀之，但知企羨而不知憬悟；此吾國小說之所以不可問理想，僅可論寫作藝術者也。

就寫作藝術論，則吾國小說之特短者一，寫景是也；特長者亦一，對話是也。茲先論前者，舉金瓶梅與水滸傳寫景文字各一段爲例：

……但見：前臨驛路，後接溪村；數株桃柳綠陰濃，幾處芙蓉紅影亂。門外森森麻麥，窗前猶猶荷花。輕輕酒旆舞春風，短短簾簾遮酷暑。壁邊瓦甍，白冷冷滿野村；梁上磁瓶，香噴噴新開社醴。白髮老翁親澆器，紅顏村女笑當爐。（水滸傳第九回）

……便見：千樹濃陰，一灣流水。粉牆藏不謝之花，華屋掩長春之景。武陵桃放，漁人何處載迷津；東嶺梅開，詞客此中尋好句。端的是天上蓬萊，人門閭苑。（金瓶梅第四十四回）

吾人讀此二段文字，腦中能喚起如何印象？此空泛、平板、雜亂之寫

景，非特無助於文情，且有礙於事件之進行。金聖嘆評水滸，刪去此類駢語蕪詞，翻覺豁然醒目，此聖嘆有識力處也。考源此類寫景文字，蓋濫觴於六朝之駢儷文。人情惡勞而喜逸，既有現成，亦便隨手摭拾，而憚於自出機杼，若需風景，則「但見」「便見」，而風景自來，一似拙劣畫片之嵌入文中，明見其不稱。

上焉者如紅樓夢之寫景，畫片嵌入式之手法雖廢，六朝之俗套固未盡除也。

……於是進入行宮，只見庭燎繞空，香屑布地，火樹銀花，金窗玉欄，說不盡簾捲蝦鬚，鴛鴦魚鱗，鼎鑪麝蘭之香，屏列雉尾之扇，真是「金門玉樹佛仙府，桂殿蘭宮妃子家」。

……「第十八回」

亦有有用散文筆調者：
……說着，進入石洞來，只見佳木蔥蘢，奇花爛灼，一帶清流從花木深處，瀉於石隙之下，再進數步漸向北邊，平坦寬豁，兩邊飛樓插空，雕臺繡檻，皆隱於山坳樹杪之間。俯而視之，則清流瀉玉，石燈穿雲，白石爲欄，環抱池沼，石欄跨澗，獸面銜吐……（第十七回）

然亦竟不生動。一座大觀園之描寫，均類是平板乏趣之文，竟令名園，有類舞臺布景，吾人但見若處爲亭，若處爲樓，若處爲山石樹木而已。然又尙不覺此園之平板乏趣者，賴有人物之渲染耳。

吾國小說寫景之可觀者，則儒林外史中尙可尋出數段：

……那日，正是黃梅時候，天氣煩燥，王冕放牛倦了，在綠草地上坐着。須臾，濃雲密布，一陣大雨過了，那黑雲邊上，鑲着白雲，漸漸散去，透出一派日光來，照得滿湖通紅。湖邊山上，青一塊，紫一塊，綠一塊，樹枝上都像水洗過一番的，尤其綠得可愛。湖里有十

來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葉上水珠滾滾來滾去……（第一回）

……那秦淮河一到了有月色的時候，越是在夜色已深，更有那細吹細唱的船來，滾滾清柔，動人心魄。兩邊河房住家的女郎，穿了輕紗衣服，頭上簪了茉莉花，一齊捲起湘簾，憑欄靜聽。所以燈船鼓樂一響，兩邊簾捲窗開，河房里焚的龍涎沈香，露一齊噴出來，和河里的月色煙光，合成一片……（第二十四回）

則於舊來小說之寫景文字中，尤稱白眉。蓋能推陳出新，易空泛爲實際，易駢儷爲白描，便見生動有致，老殘遊記尙有數段足以追摹前塵者，外此則吾未之見矣。

歐西小說，則寫景文字正是其擅長。其特色蓋在擬人法之運用得宜，故景物與人，乃能溶洽無間，非如吾國小說之畫片嵌入式，而亦有以異於白描寫景法。擬人法之運用，於吾國詩詞中多見之，如蘇軾詞：「水是眼波橫，山是眉黛聚」，於小說中則鮮見，是大憾事也。景物本無情，而人化之，則無情亦有情矣。用之得宜，可以增助文情，襯托人物，其效當非淺鮮者也。惜吾國舊來小說寫景，六朝陳套之毒，已深入肌理，高明者亦唯取法遊記，是以擬人法之運用終未發明也。讀果戈里塔拉斯·布爾巴（Gogol, Taras Bulba）及屠格涅夫獵人日記（Turgenev, Annals of a Sportsman）可以見寫景之佳妙矣。哈代還鄉記（The Return of the Native）第一章寫愛敦荒原，以狀人之手法狀之，則此虛無之巨人，一似屹立於吾人之前，露其慘澹之面貌，而暗示吾人以悲劇即將於此揭幕者。吾人讀畢全書後，此荒原之景象，乃愈陰沈慘澹，久留腦際不去，則擬人法運用成功者之一例也。然用之太濫如「月姊」

「風姨」云云，則又勿如不用。故儒林外史、老殘遊記之白描寫景法，亦自有其文學上之地位。

吾國小說之對話，可以彌補寫景之缺憾而有餘。茲吾所論諸書，無一書對話有不恰人意者，而尤為其中之傑出者，則金瓶梅與紅樓夢是也。金瓶梅用山東方言，紅樓夢用北平官話，傳神阿堵則二書殊無軒輊。

……李瓶兒……只顧拍哄他，說道：「好小周兒，惹大膽，平白進來，把哥哥的頭刺了去了，刺的這半不落的，欺負我哥哥，還不拿回來，等我打與哥哥出氣！」……（金瓶梅第五十二回）

……黛玉道：「論理，一年也不多。這園子蓋樓蓋了一年，如今要畫，自然也得一年功夫呢。又要研墨，又要蘸筆，又要鋪紙，又要着顏色，又要……」剛說到這里，黛玉自己也掌不住笑道：「又要照着這樣兒慢慢的畫，可不得一年功夫？」……（紅樓夢（第四十二回））

前條引李瓶兒語，其神態韻調，天下為母親者之神態韻調也；後條引黛玉嘲惜春之言，其神態韻調則又天下嬌憨少女之神態韻調也。作者何狀之如親聞見！

歐西小說恆以動作狀聲調，助其勢也；吾國小說則每以聲調代動作，而動作反不實寫。如前舉黛玉嘲惜春之言，其摹狀研墨，蘸筆，鋪紙，着顏色，及「照着這樣兒慢慢的畫」諸動作，寧不於此想見？故吾國小說遇寫數人對話時，恆以「某某道」了之，於其動作神情，則大抵從略，有時加入「笑」「怒」字樣，亦不細為狀寫，然讀其書者，則可從其人之聲調中，宛然見其動作神情。

……秋菊拿着鞋往外走，被婦人又叫回來，分付「取刀來，等我把淫婦的鞋作幾戳子，掠到茅廁裏去，叫賊淫婦陰山背後永世不得超生。」因向西門慶道：「你看着越心痛，我越發偏砍個樣兒你瞧！」西門慶笑道：「怪奴才，丟開手罷了，我那裏有這箇心。」……（金瓶梅第二十八回）

潘金蓮怨毒嫉恨之情，已從其話語中表出，而不更為狀寫其神情。又其「歡鞋」之動作，亦不明寫，吾人從其語調中已具見之矣。又寫西門慶，亦但著一「笑」字，而其無可奈何之尷尬相自見。此皆吾國小說寫對話之傳神，有助於動作表情之實例也。

五四後新小說中，則反無有如是佳妙之對話，蓋受歐西語言之影響而歐化矣。歐化之程度雖多寡不一，然均恃於習慣，與日常用語相扞格，以與金瓶梅諸書較，誠不逮遠甚。近年有識之士，乃倡言向民間學習，此誠當務之急，刻不容緩者也。

吾國小說描寫人物之生動入微，則又一特長也。然正因此，乃缺乏典型人物。水滸傳中之李逵，儒林外史中之杜少卿，金瓶梅中之西門慶，紅樓夢中之賈寶玉，林黛玉，足以號為「典型人物」乎？曰：均未可也。典型人物與類型人物之區別何在？典型人物者，至少須代表一國之國民性，甚或超出國界代表人類中某種人之共通性。魯迅先生之阿Q，契察諾夫之阿蒲莫諾羅夫，代表一國國民性之典型人物也；西萬提斯之堂·吉訶德（Cervantes, Don Quixote），屠格涅夫之羅亭（Rudin），則代表人類中之理想主義者及空言家之典型人物也。至於類型人物，則僅代表少數同類之人，其範圍乃較狹小焉。寫類型人類，可有範本，易言。

之即所謂「模特兒」，寫典型人物則須創造，即須於多數不同之人性中，抽出若干相同之質素，而別為塑造一人，則此人者，可以為衆人之「典型」矣。其所難者，即一方面須代表多數人之共通性，他方面又須顯示一己之個性，使人見之，聲音笑貌，如在目前，而非不可捉摸。如阿Q，其人影像固已深映吾人腦中，吾人但覺人人身上有阿Q氣質，而吾人並非阿Q。此典型人物所以網羅廣大，非類型人物可能及也。在藝術的評價上，典型人物自又較高。雖然，亦不可以典型廢類型也。典型人類所表現者，為人類之共相；而類型人物所表現者，則為異相，吾人又焉得以共相而廢異相乎？且典型人物之產生，大抵亦緣於偶然，此網於人性之作家，自然流歸之成果，非作意可以為之者。執此以論，則吾國作家觀察人性之刻深，自古迄今尚未有及於魯迅先生者也。

吾國小說描寫人物之拙劣者，即易流入臉譜式，忠奸賢愚，分界甚明，而實際人性則殊不若是之簡單也。觀於大家諸作，可知於人物個性之描寫，均能細膩入微。儒林外史中莊徵君與遲衡山，其性行均極類似，而作者寫來，仍能各具面目，是為難能；又如水滸傳中之李逵與魯智深，紅樓夢中之晴雯與柳五兒，亦復甚相類似，然又於類似中各有其分寸，不因類似之故而遂涵混也。

又吾國舊來小說描寫人物之手法，每與現代寫作理論暗合，不可謂非奇事。人物之描寫，以簡切明瞭為貴，紅樓、儒林諸作於此四字，則盡之矣，所謂語語精當，無一冗筆者蓋是也。威廉士（Blanche Colton

Williams) 於其所著小說作法研究中論人物之描寫云：

……描寫的要訣，以簡約為貴。……描寫愈簡，則動作愈見清楚。……簡約的描寫既能節省讀者的時間和精力，仍不失其應得的效果。因為只要寫得妥當，讀者對於略去的部份不難推想而得；故結果非惟毫無遺漏，反能產生較強的印象。原來人類各種模型的概況，已為我所熟知，故僅舉一種特點，其餘的就不難推想而知。

然則吾國小說對於人物之描寫，寧非與此理論暗合乎？虬髯客傳寫李世民：「不衫不履，揚裘而來」，雖僅八字，然已盡得其神貌。此所謂善舉特點者也。

介紹人物之方式有二：一曰總介紹，即於人物出場時，便給予一次詳盡之描寫，果戈里最喜用此法，而亦最長於用此法；一曰零碎介紹，即於人物出場後始逐一佈露其性行面貌，而於出場時僅點染數語，即已吾國舊來小說，均用此法，與現代小說寫作理論又暗合：

……讀者對於描寫，寧喜其分散，而不喜其團聚；因為後者足以使人厭倦的緣故。
……（同上引書）

所謂分散的描寫，即零碎介紹也；所謂團聚的描寫，即總介紹也。

考歐西小說，每有於人物心理之分析，入於細微者，吾國小說則太抵皆從人物之動作語言上以表現其心理，如前舉潘金蓮之例是，此種表現心理之法殊為近代文學批評家所贊許。而英美小說有時往往流於細密之心理分析一途，則非描寫人物之正宗。

但小說的體例，究竟以客觀的描寫為主，非但如此，去猜別人的思想，也是很難的事情。過度的心理描寫，結果不免要把作者自身的人格插入，這樣的人物，當然要缺

乏個性而成爲作者的奴隸了。至於人物的外表，比較上容易描寫，而且讀者也不難從他舉動方面去窺測他的內心變化。因此分析方面的應用，非遇必要時候，是應當力求簡省的……（同上引書）

……在顯露心理狀態的時候，小說的進行總是展緩的，因此過度的心理分析或敘述，每足以減少戲劇的效力……（同上引書）

此吾國小說所以更爲寫實者也。紅樓夢中偶有心理分析，然亦適可而止，並不減少故事中「戲劇的效力」，宜爲人愛讀不厭。

又小說中有所謂「靜的人物」及「動的人物」，人物之個性自始至終一貫不變者，靜的人物也，吾國小說中所寫率皆此類，林黛玉、宋江、西門慶……皆是也；人物之個性隨時間、環境之變動而發展者，動的人物也，歐西小說中恆有之，如馬丹波娃利中之波娃利夫人，如哀史中之瓦爾琴皆是也。揆諸實際，吾人描寫人物，自宜注意其個性之發展，此在長篇小說乃爲必要者也，而吾國舊來作家則鮮注意及之。儒林外史中寫匡超人是一動的人物，僅有之例。以此之故，是書愈益有其偉大之價值，以距今二百年前，作者已注意及時間與環境對於人性之影響

李頓勛爵逝世

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我國即向國際聯盟申訴，一九三二年國聯成立調查團，由英國會任代理印度總督之李頓（Lord Lytton）任團長，親赴東北調查，翌年發表調查團報告書，譴責日本侵略。返英後仍不時發表援華主張。李頓爲英國世家，其父曾任印度總督，李氏本人於一八七六年生於印度之西姆拉（Simla），於本年十月二十五日在英國本鄉去世，享年七十一歲。

矣。

儒林外史寫匡超人初亦爲一悃悃君子，觀其事親之孝，及守身之篤慎，原不失爲醇儒之行。比至杭州遇景蘭江輩後，乃稍變其性行，亦與諸人賦詩唱酬，習爲名士。再遇於衛體善，授以「文章是代聖人立言之至理，其評選時文，又奉以爲圭臬。及遇潘三，又教以「要做些有想頭的事」，於是匡超人乃茫無所從，惟有隨波逐流而已。則或包攬訟事，或頂考秀才，「潘三一切都帶着他分幾兩銀子」，乃漸浸染於爲惡而不察，故雖科名上達，而志行則益下墮，竟成僞妄無耻之徒。觀其對牛布衣之言：

……我的文名也够了……不瞞二位先生說，這五省讀書的人，家家懸置的是小弟，都在書案上，香火燭燭，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第二十回）

以與前之匡超人較，直是判若二人。然作者一路寫來，於其性格轉變之處，則殊不覺其突兀，積漸之故也。此誠非洞達人性者不能寫。吾國有如此文木先生之作者，亦可以無愧於果戈里、福樓拜諸大家矣。



全唐詩說

邵祖平

敘言

生民之初，其視顛顛，其行填填，不知有詩也。徒歌擊壤，童謠康衢，然後有不合樂之詩；舜命典樂之官，夔教胥子以詩，然後有合樂之詩。孔子刪古詩三千餘篇為三百五篇，四始林立，六義紛披。子夏序之以為動天地感鬼神成孝敬莫善於詩，然後有教且有學。漢立樂府，李延年絃歌司馬相如所為詩，同時蘇李枚叔又稍稍為贈答感諷之詩，樂府古詩，于焉分立，然後詩有體裁與作者。建安諸子，曹植為幹，彈精為詩，然後詩始有家數。江左齊梁間詩，妃青儷白，含宮嚳徵，然後詩始有排偶與聲病。迨至李唐三百年中，樂增胡羯，舞增軟健，新樂府舞曲產生最多。四傑之歌行，沈宋之律詩，體裁家數，魚鱗雜襲，格法病忌，殺然犁然，然後詩中能事盡畢，蔑以加焉。故知詩自謠諺徒歌以進於古近各體燦備之唐詩，有如初民穴居野處，先有檜巢構架，漸進於臺榭陂池，踵事增華，殆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其極盛者，固一時會使之然也。昔年治詩，問津全唐，閉戶聘說，筆墨冗雜，講授餘暇，因纂成全唐詩說一文，謬為初學津逮，知言君子進而

教之，有厚幸焉。

一 唐詩拓展之由來

文章視世運隆替學術趨舍以為消長，唐自太宗以馬上得天下後，重用文臣學士，弘文館開，瀛臺彥集，皆有天下英雄入吾彀中之言。蓋欲提倡文翰，延攬才彥，懷柔萬方為職志者也。經儒諸臣，盡瘁經解，而雜糅南北，承受之家法不明，名物制度之學，轉變而為詞章，亦有然也。王鳴盛曰：「自唐高宗武后以下，詞藻繁興，經業遂以凋喪」，是其證矣。於時國土乂安，疆場無警，流離飢饉，道路不聞，士人起毛錐以代干戈，思文章以報家國，祥瑞有慶頌之聲，功德有謳歌之義，盧駱王楊，鬱為文棟。建安江左，詩律屢變，而歌行七言承八代而代興。及沈佺期宋之問又加靡麗，迴忌聲病，約句準篇，著定格律，遂成近體，有如錦繡。五言律詩七言律詩五言排律七言排律實奠定於此時。其五言絕句，遠紹齊梁沈約徐陵之玉臺古絕。七言絕句，唐自為樂府。從古樂府與四傑之篇終亂辭而來，後世董文漁曾有如是推論，亦不可謂絕無此理。則詩體之燦備，可以軼八代

而導宋元矣。嘗考唐詩極盛，其故有五：一曰朝廷之崇獎，二曰閭閻之假借，三曰文士之專潛，四曰二氏之傾向，五曰世俗之歆慕，五者錯綜交會，以至於斯，非偶然也。如言朝廷之崇獎，則世主如太宗高宗武后玄宗德宗憲宗穆宗文宗昭宗等，莫不好詩。太宗定考試制度，兼以詩賦取士。自後則懸鵠以待，寵以進士，賜以文宴，同賦柏梁，賚以錦袍，中式之詩人，則有自進士舍人學士而擢宰相平章國事者，莫不沐其殊遇，彈冠相慶焉。如言閭閻之假借，唐重藩鎮節度使，武臣遠在封疆者，可以飛章薦達士流，詩人知其然，庸集麾下，獻頌晉篇，藉希濡沫，而文職自宰相下至太守，皆可爲援進之人。故賢如孟浩然，賦洞庭詩而上張九齡丞相，狂如崔顥，乃袖詩以謁北海太守李邕，雖不必望其唾拂，然詩人之趨走權門，接近貴遊，殆亦不能諱言矣。如言文士之專潛，則唐人在經學廢弛之後，咸惟壹力治詩，句鍛月鍊者有之，二句三年得者有之，自謂口吻生花者有之，飲灰者有之，嘔出心肝者有之，燃斷吟髭者有之，犯驕者有之，鑄銅像示人者有之，掉頭行吟而驚樵者有之，天下之大，萬物之殷，皆不及吾詩之名貴，狗彘丈人之承蜩，不過是矣。如言二氏之傾向，則唐詩三教同流，二氏不廢，二氏相軋不能偏勝，則往往援文儒以自厚其勢，而詩人竊附文儒之末，亦常常假玄虛苦空之言以澤其篇什。李白施肩吾顧况李渤之流，真有得於道家者也。王維白居易暢當之流，真有味於禪宗者也。最奇者爲二氏之黃冠緇流，且有歆慕詩人之名成祿就而還俗爲詩者，則如周賀本一道士，賈島實曾披髮，反因返俗而成名。故皎然齊己貫休無可

詩僧之名，照耀于中晚之間，則袈裟餅鉢，亦適成爲表蕪云爾。如言民俗之歆慕，則以詩者，精神之囊籥，才情之府庫，得佳篇則曰有神助，諷奇文則曰共欣賞，自謝靈運之朝遊山水暮傳京闕，使非世俗之重詩，豈可得哉！唐人有以詩號「海內文宗」「文場元帥」「詩天子」「五言長城」「律詩龜鑑」「詞人冠冕」者矣。他如「文章四友」「吳中四士」「大歷十才子」「芳林十哲」「三俊」之徽號，皆由俗士震豔歆慕而起。更如旗亭羣妓，能唱高適王昌齡王之渙之詩，自丞相以下出使作牧者，如無錢起郎士元詩餞送，卽行色不壯，時人鄙之，亦可規當時俗尚之所在。綜此五因，詩篇造述以富。中間世運迤邐，迭經喪亂，則安史之亂，朱泚之亂，劉李之用兵，吳元濟之叛，詩人多有寫實之新樂府出現，感傷愷悌，變風變雅之遺，文章亦生色不少。最後中樞開弱，藩鎮暴強，乘于旄者，跋扈於外，御貂璫者，專斷於內，國已不國，詩人多爲酒色荒亡之詠，偷息苟安之辭，而詩運亦隨國運同終，則金荃花間衍其餘波，朝廷旣已偏安，詩篇有不得不夷爲詩餘之勢焉，然亦拓展之極致也。今就拓展之實際觀之，曹寅所輯之全唐詩，作者共二千二百餘家，得詩四萬八千餘首，日本人河世寧復輯有唐詩逸三卷，作者一百二十八家，亦富而備矣。

二 唐詩分類法之得失

唐詩以時代區分初盛中晚者，成於明之高棅，創於宋之嚴羽（或

謂陸游，其法以唐世三百年劃爲四期：自高祖武德元年至玄宗開元初凡一百年爲初唐，自玄宗開元元年至代宗大歷初凡五十餘年爲盛唐，自代宗大歷元年至文宗太和九年凡七十餘年爲中唐，自文宗開成元年至昭宗天祐三年凡八十餘年爲晚唐。高棅之分唐詩也，有唐詩品彙行於世，其書流傳至廣，後世便之。然吾人曾讀全唐詩者，則亦不能無疑議。夫詩之承遞變遷，雖有盛衰痕跡之殊，然僅可謂之大段之不同，而其相銜之界限，實至泯微，苟必強爲言曰，自某段至某段爲初唐，某段至某段爲盛唐，中唐，終嫌牽強攀附，毫無顯豁之作風可分也。且如一作家，其人固未謝世，而遽懸割其篇，納於前期，以一君主本尙御世，而乃分裂其歷，歧爲兩處，斷鶴續鳧，甚無謂也。卽以杜甫而言，大歷間實有入湘之作，爲其人作品最精熟渾老之境，似當儕之中唐。而錢起其人，固與王維相唱和者也，躋錢起於盛唐耶？降王維於中唐耶？蓋初唐佔有百年之久，似覺其多，中唐占七十餘年，似覺其少，晚唐佔八十餘年，則亦嫌微多也。錢謙益序唐詩英華，力闢此區分之謬，其意謂以人論世，則有亦初亦盛亦中亦晚之弊。一人之身，更歷二時，將詩以人次既不能，抑人以時降又不可。但今日依之已久，則可不必深遠之耳。區分唐詩，更有以人爲主者，則如滄浪詩話分割茶詳，凡具作家面目能得後人之效則者，皆可卽以其人爲體，如上官沈宋，富吳，李杜王孟，韋柳韓孟，張王元白，姚賈溫李，其著者也。然如辛文房唐才子傳之言，姚合賈島相友善，皆工五言律詩，時號爲姚賈體，實則姚合易作，皆平淡之氣，賈島難吟，有清冽之風，二人詩

律本自不同也。俗呼姚賈體，實屬贗贖。譬如太史公以袁盎晁錯二人合傳，正如張耳陳餘二人之凶終隙末相仇相殺，史乘叙之，激成奇趣，聳人視聽而已。漢書王貢兩龔鮑治郡相類，列爲一傳，卽不似也。文學之類，應當如漢書，不當如史記者。韋應物平淡和雅，專學陶之表廓，絕無獨到之處，宋人乃置之王維孟浩然柳宗元之間，稱爲王孟韋柳，甚爲不稱。韋左司詩，祇可與儲太祝詩合稱儲韋耳。更有以詩體分類者，如三言詩顏真卿等屬之，四言詩李白蕭穎士等屬之，五言詩衆彥所用心，六言詩僧齊己王建等屬之，七言詩古近所同具，雜言詩李白任華盧仝羅隱貫休等屬之，此以言之短長區分者也。如以體制言之，則五七言樂府，五七言古詩，五七言排律，五七言律絕，及李嶠之詠物體，皮陸之雜體，（其分聯句，離合，反覆，遞文，疊韻，雙聲，風人，四聲，縣名，藥名十種）吳體，（與杜甫拗體略有不同），與章碣之變體，（律韻押雙韻者），是也。唐詩區分大概以時代體制分類爲長，他如以官職（如陳拾遺），年號（如大歷長慶），與後人之附加者（如西崑體），皆不可從。

二 唐詩風格之區分

詩人握星雲花鳥之精，綜山川霞露之奇，公私感憤，哀樂往來，悲歡離合，興衰治亂之事不同，短歌長吟，因以不足。吾人今日之讀其詩者，忽如飄揚欲仙，忽如沈痼欲絕，忽如御風餐露，忽如墜幽墮險，內沃寸心，外暢百骸，求其至妙不可傳者，亦曰風格之感人而已。風者情也，比興之謂

也。格者骨也，筋節之謂也。筋節之極則爲清勁，比興之極則爲溫厚。此固見於中興間氣集之論者，後世論文字有陰柔陽剛之分者，亦是二物也。論文者謂敷衍傷骨，以比興多於筋骨也，刻畫傷氣，以筋節多於比興也，亦是二物也。杜甫自狀其沈鬱頓挫過於揚馬者，沈鬱屬於心氣，情統於心也。頓挫屬於姿態，姿生於骨也，亦莫非是二物也。宋人嚴羽著滄浪詩話論詩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遠，曰長，曰雄渾，曰飄逸，曰悲壯，曰淒婉。又以用工之大概有二：一曰優游不迫，一曰沈著痛快。夫曰雄渾曰悲壯曰沈著痛快者，筋節之極也。曰飄逸曰淒婉曰優游不迫者，比興之極也，亦發揮風格之論者也。唐之作家無慮二千餘人，取其精英，亦不過百數十輩，之百數十輩者，其作品則有飄逸雄渾浩蕩橫鬱沈秀奇警清拔精深悍刻豔蕩流麗奧峭孤負之殊，而其大要所歸，一天放之妙，一整融之切，一屬自然，一隸工力而已。蓋嘗論之，唐興之初，作者多陳隋舊人，未掃江左餘習，徐庾宮豔，尙有四尉羅，沈宋僅創律體，未辦大事，天生陳伯玉，卓復古風，詩壇根柢，倚以深固，而竟天其天年，志事不就，非吾徒也。曲江張公，才茂體清，豐裁峻整，而規矩步驟，恨未及馳。及至李杜，天才學力，兩臻絕境。李白以隴西一布衣氣高天下，逸滿區中，其詞電流雲放，飄舉海躍，絕足奔放，頗難待以羈勒，此自然派之聖而神者也。杜甫天賦奇麗，才調精邁，讀書萬卷，流離不偶，其胸中則稷契之事，吐辭則悲悶爲多，故其傳於後世者，豫章虬龍不足爲其奇矯，渴驥怒猊不足狀其橫肆，而特耐吟哦，常以驚人爲事，此工力派之聖而神者也。高適岑參賈至薛據李

邕王翰，頡頏杜工部者也，皆隱隱合於二派。下此大歷十子，盧綸爲冠，吉中孚韓翃耿湋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夏侯審李端輔之，風調均勝，格勢則稍平弱。劉長卿與十才子中之錢起齊名，人稱錢劉，長卿頗不樂，王元美亦謂錢意揚，劉意沈，錢調輕，劉調重，錢實不及劉，則錢毗自然，劉偏工力者也。中唐詩人顧况韋應物元稹李紳白居易楊巨源皆自然派之傑，韓愈孟郊李賀盧仝劉叉，張工力派之軍，柳宗元劉禹錫張籍王建則徘徊二者之間。唐至晚葉，政紊俗乖，詩人轉以句鍛月鍊自勵，故近體爲之極工。賈島姚合之五言律，李商隱韓偓之七言律，杜牧之七言絕，皆足爲押陣殿後之選。諸人多近工力派。工力派尙有卓特之鮑溶唐彥謙司空圖三人，則古近體悉工，鮑依韓門，唐師杜甫，司空著詩品，蓋欲纂紹風雅力爭正統者也。工力派之演長，遠至馬戴薛能許渾趙嘏周朴張爲盧延讓陸龜蒙皮日休徐凝方干李頻曹松李洞貫休諸人，而直終唐之祚數爲止，可謂盛矣。夫自然與工力二派，風與格各有所長，隨作者才性所近而成，非謂自然者即不必學力，工力者即不必天才也，皆略就偏倚而作成之耳。唐之初盛，自然者比較居多，殆以當時功業爲重，詩道不事競勝，作者不主剽獲，故人心所嚮，聲亦如之。至於中晚政紊俗殊，士大夫難以正軌策進，將恐無聞於後，不得不賴詩篇一爲孤注，其志可憫，其事甚苦，然卒也誕生作家甚衆，故不可不謂非工力派屢戰之凱旋也。然而二者之流弊可共論焉。自然者易流於露率淺俗，故其流之演至元白而有俗輕之譏，羅隱杜荀鶴有濫用俗語之嫌，工力者易陷於晦澀枯槁，無興寄

之病，故讀全賀郊島之作，悉有重齒攢眉之患，是均不能無偏長與獨短也。

四 唐人詩師法淵源之推測

鍾記室詩品善品詩，往往就作家之成名者推論其源出於某某，是淵源之謂也。杜子美詩云：「轉益多詩是汝師」，「佳句法如何」，是師法之謂也。師法貴近，淵源貴遠，漢人經學，皆承本師，授受分明，而漢儒賈誼董錯不諱誦述神農黃帝顓頊帝遺語，則淵源遠矣。唐詩以前有國風有漢魏有齊梁有陳隋，豈不盡為唐人淵源所自哉！宋秦觀進論曰：杜子美之於詩，實集衆流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沖澹，謝靈運鮑昭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於是子美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子美亦不能獨至於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耶！又孫僅贈杜工部詩集序，以為杜甫之詩支而為六家，孟郊得其氣，張籍得其簡麗，姚合得其清雅，賈島得其奇僻，杜牧辭能得其豪健，陸龜蒙得其賸博，雖得其奇偏，尚軒軒然自號一家。以是觀杜子美因淵源諸家而成大家，孟郊等人復師法杜甫而成名家，是知師法淵源之不可廢矣。杜甫從蘇李建安諸子來，得曹植為多；李白宗風騷及建安諸子，而頗與三謝鮑昭為近；王績儲光羲王維孟浩然章應物柳宗元白居易則從陶潛謝靈運來；沈佺

期宋之間從顧延年沈約來；上官儀喬知之崔國輔權德輿李羣玉韓偓吳融從徐陵庾信來；陳子昂張九齡從古詩建安諸子阮籍來；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皆由江總薛道衡以接於何遜；張籍王建李賀元稹白居易為樂府詩，又從古樂府來；韓愈孟郊盧仝劉叉從古歌謠琴操蘇辭來。此唐人淵源推測之大概也。至唐賢師學本代者，則韓愈劉長卿孟郊張籍賈島劉禹錫元稹姚合李商隱杜牧薛能唐彥謙鮑溶司空圖陸龜蒙師法杜甫者也。顧况張碧李羣玉羅隱杜荀鶴貫休師法李白者也。張子容皮日休師法孟浩然者也。殷堯藩師法韋應物者也。錢起趙嘏張祐師法沈佺期宋之問者也。李紳李德裕師法四傑者也。朱慶餘陳標任藩章孝標項斯師法張籍者也。趙牧劉光遠師法李賀者也。方干師法徐凝者也。李頻師法姚合者也。李商隱溫庭筠時效法李賀，李洞曹松邵謁喻龜周賀無可，則多取於賈島，晚唐各小名家則多學許渾，陳無已詩所謂末俗師許渾者是也。有唐一代淵源師法，大概如是。

五 唐詩情景理趣之面面觀

嚴羽論詩，極標妙悟，其所取於盛唐者，以不落議論不涉道理不事發露指陳，所謂玲瓏透徹之悟也。此論出後，張之者尤主神韻之說。夫詩之上乘，專以情景混融與寄無跡者當之是也。然嚴羽固言詩之極致曰入神矣。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入神未有不入韻者，惟論詩者况譬為難耳。但如標神悟，將情景理趣一切屏除不談，則粗者無從得遇，精

者何由得見，矧當棄粗而御精乎！唐詩中之李杜，衆人所推之無上主人翁也，則如杜詩「王侯與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非道理乎！「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非議論乎！李詩如「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杜詩如「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非發露乎！又李詩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杜詩如「炙手可熱勢絕倫，慎勿近前丞相嗔」又豈非指陳乎！盛唐詩何渠不有議論，發露指陳存於其間乎！要在配合其情事何如而言之耳。

潘彥輔有言曰：「唐詩大概主情，故多寬裕和動之音。」斯言是也。初唐四傑，才藻繽紛，稍稍以詞掩情，至曲江燕公並出，則如「愛禮誰爲羊，戀主吾猶馬，唯有報恩字，刻意長不滅，津亭拔心草，江路斷腸猿」等，始悽惻動人矣。及天寶亂起，杜甫以奔走流離飽嘗艱苦，益以天性之厚，悲憫爲懷，故言情之作，尤爲傑出。其詩如二悲（悲陳陶，悲青坂）二哀（哀江頭，哀王孫）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關吏）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兵車，北征，述懷，上水書懷諸篇，皆言情之上選。他如鄜州望月，同谷負薪，羌村生還，驢子春憶，台州懷鄭，得弟消息等篇，讀之悉令人涕零。近人梁啟超羅列其關於君國生民兄弟妻子朋友諸詩，綜而論之，目爲情聖。噫！洵詩聖之必爲情聖也。太白善叙兒女子之情，白頭吟，廻環曲折，邊氣廻腸，他作則以入世之情寫出世之事，黃鐘毀棄，莫邪未割，雖有煙霞繚繞飄蕩天海，終疑其血性亢烈，積憤高嵯峨矣。他如王維偶

然作及別弟妹，韋應物之傷逝與送楊氏女子，柳宗元之掩役夫張進骸，元結之春陵行，孟郊之杏癩，白居易之琵琶行，元稹之遣悲懷，張籍之節婦吟，韓偓八月六日作傷亂，李商隱之哭劉蕡，杜牧之贈別，下至私歡之作，如晁采勾欄之詞，如太原妓劉采春等，莫不真摯悽惻，讀之感動，唐詩以情勝，有由然矣。

寫景詩有唐一代尤爲當行。朱彥尊謂唐作者多長於賦景是也。李杜之才大心細，寫物態常能超出現量，如「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已爲胡仔茗隱所盛稱矣。他如「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人煙寒橘柚，秋色老梧桐，片石寒青錦，疎楊掛綠絲，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仰蜂粘落蕊，行蟻上枯梨」莫不妙得物情，細大不捐。盛唐諸公識其大者，詩筆不專在寫景。中晚諸賢乃頗於此出奇，如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曉月過殘壘，繁星宿故關，孤燈寒照雨，濕竹暗浮煙，遠磬秋水裏，清猿古木中，過雨看松色，看山到水源，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漢口夕陽斜度鳥，洞庭春水遠連天，遠天蟬螻收殘雨，映水鷓鴣近夕陽，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溪雲初起日沈閣，山雨欲來風滿樓，閒階雨過苔花潤，小簾風來薤葉涼，僧穿小檜纔分影，魚擲高荷漸有聲等，固美不勝收，然僅此一聯出奇，並無佳篇。此其所以異於盛唐諸公也。更有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者「山童聞語未開門，繞籬野菜飛黃蝶」，「鶉兒唼喋梳黃鶯，鳳子輕盈膩粉腰」，「憶得倡樓人送客，深紅衫子影門時」，「兩

三條電欲爲雨，七八箇星猶在天，「雲間鬧鐸驟馱去，雪裏殘骸虎拽來，」臂鷹健卒橫檀帽，騎馬佳人卷畫衫，皆可見其人之才思者也。而寫景最傑出者，唐代惟推李賀昌谷一人。賀命一小奚背古錦囊，出遊尋詩，遇有所得，即書小縑紙上，投古錦囊中，暮于燈下，足成之以爲常，其人有鬼才，能作極冷靜極幽美語，如「三十六宮土花碧，」「衛娘髮薄不勝梳，」「樓臺月明燕夜語，」「秋墳鬼唱鮑家詩，」與王建之宮闈，元稹之婦人頭髮，張籍之時花美女，溫李之金玉龍鳳綺羅脂粉，皆異采奇色，繡錯錦披吐辭不同，惟美是歸，是亦分路揚鑣城門一軌者也。

嚴滄浪論詩，「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此支離之說也。夫人非靜無以致學，非學無以廣才，學與才實爲一事，非二本也。趣者趨也，爲人所趨向也，理猶路也，亦爲人所趨向者也，然則趨在理之中矣。孔子與顏回論爲邦，而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及聞曾點「風乎舞雩，浴乎沂，詠而歸」之言，復歎曰：「吾與點也。」則聖人前理後趣，天趣之洋溢，非不衷于理矣。唐詩作理語者，初唐張九齡陳子昂集中最多，如「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豈伊地氣暖，自有歲寒心，」「美服患人指，高名逼時惡，」此曲江理語詩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浮雲不足貴，遵養晦時文，」此射洪理語詩也，遵養時晦，富貴于我如浮雲，理語亦從經傳來，則與謝客鑄鑄經文入詩相當，不得視爲道德論。下此張說之雜詩，沈佺期之被彈，崔顥之結定襄獄，儲光義之獄中貽友，元結之賊退示官吏，王建之勵學

求友，孟郊之湘弦怨，賈島之辨士不欺，姚合之街西居，鮑溶之秋懷，邵謁之自歎，陸龜蒙之雜諷，豈非優入理窟之詩哉！晚唐人劉駕鄰女詩云：「君嫌鄰女醜，取婦他鄉縣，料嫁與君人，亦爲鄰所賤，菖蒲花可貴，只爲人難見，」理語如此，又何妨耶！趣語者，風趣流宕而不存嚴肅之理致者也。老杜詩人推爲嚴肅之宗，然如「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懶，學母無不爲，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籍畫眉澗，」此趣語也，「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使君自有婦，莫作野鴛鴦，」「片雲頭上黑，應是雨催詩，」「仰面貪看鳥，迴頭錯應人，」「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自輕，」「公然抱茅入林去，忍能對面爲盜賊，」「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飲寒泉逢抵觸，」皆趣語極極，此老胸中自有魚躍鸞飛之致，非天機清妙寡嗜欲者不易辨也。太白天趣洋溢，歌行中頗多趣句，而嘲杜甫贈汪倫二絕皆隨手拈來者，口吻宛然如新。中唐白居易以平正而通趣，「上天入地求之遍，兩處茫茫皆不見，」「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所叙皆非事實，詩趣所至，不得不如此寫。更如裴度索歌妓，以詩答之曰：「不辭便送西山去，臨老無人與唱歌，」終是不肯與，偏說得有趣，人不能怒也。盧仝以怪譎而生趣，如示添丁云：「數日不食強強行，何忍索我抱看滿樹花，」寄男抱孫云：「一百放一下，打汝九十九，」自詠云：「蚊虻當家口，草石是情親，」村醉云：「昨夜村飲歸，連倒三四五，摩挲青莓苔，莫喚驚着汝，」則天趣之極怪而有理，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賈島一生苦吟，于茲事恐無所解，然如「共君今夜不須睡，未到曉鐘猶是春，」亦語

淡而生趣矣。

六 唐詩優絀兩方之觀察

唐詩之優處爲吾人所共見者，詞采之富麗而可蹤跡，風調之清和而不斂盡，音韻之流美而不蜚澀，格律之整嚴而不拘攣乎！三河少年，衣服麗都，時花美女，妝點出塵，其詞采之歸乎蒼松翠柏，朱霞白鶴，俱怡耳目，并留情致，其風調之歸乎松鳴屋上，樂起廣庭，風颯彌大，惜惜如絃，其音韻之歸乎蕭何作律，陳湯斷獄，良工聘巧，悉範馳驅，其格律之歸乎至如氣味深長，神理完備，則數家之獨到，不必論於衆工者也。唐詩之絀處，其類亦有四，一詩料之通性太甚，二酬應之篇什太多，三詠物之庸濫可厭，四觀感之態度一致是也。何言乎詩料之通性太甚也？詩人藉星雲花鳥風雪月露以發興寄情久矣。如唐人者，仰此以綴篇章極衆，似天地間無此清料，則吾詩可以不作者。不僅此也，如酒債鶴糧琴價棋局，移花補竹買松尋藥諸類，則又清料之外，益以雅事。夫詩人之筆端，長有此等事料迴旋纏繞於其間，其真性情真比興汨沒韜隱者何限，所謂以心役物，以物役詩，其結果且清常爲累，雅常爲庸，又何益乎！中晚作家如姚合喻龜劉得仁皮日休陸龜蒙杜荀鶴等，皆多取此清料與雅事者也。何言乎酬應之篇什太多也？杜公以詩中聖手，平生一識之朋友，一飯之因緣，必見於詩，此雖其累，然杜公情摯才大，却能力浮詩外，絕去束籠皮架之跡，苟性情才力不及杜公者，其流弊豈可勝言。况唐世以詩干謁之風極盛，

一口揄揚，衆士刮目，進賢爵官，或在詩名。考唐自貞元以後，藩鎮富強，其所辟召，能致通顯，一時游客詞人，往往挾其所能，或行卷贊通，或上章陳頌，而干旄之吏，不能分別黑白，隨意優禮，故剽竊雲擾，詔諛泉湧，取辦俄頃以爲捷，使事餽釘以爲工，詩道之壞，酬應坐之。又如錢起郎士元負盛名於大歷間也，自丞相以下出使作牧於外者，如不得錢郎贈詩送行，士論鄙之，楊敬之贈項斯云，「平身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一則曹邱生之爲季布者，亦不能過是矣。酬應之極，更有次韻一途，其法不古，元和以前未之見也。洎令狐楚薛能元稹白居易集中始有之。皮日休遊太湖作詩十餘首，陸龜蒙時未從游，亦和詩十餘首。陸龜蒙製漁具詩十五首，皮日休未見漁具，竟和十五首，則如空谷有聲，隨響即答，因韻造文，啼笑皆非，如此以詩濫爲家常之酬酢品者，烏覩其不窮哉！何言乎詠物之庸濫可厭也？詩至詠物，已落賦景之後，其役心力而難見好甚明。唐人如鷓鴣孤雁牡丹之詠，儘有聞名者，然實其人一時之偶作，固非全集之精采。薛能詩筆尙豪，以杜子美客蜀海棠詩，遂爲補作若干，亦徒見其墮詠物刻劃之陋習耳。他如李嶠自日月星風至熊兔羊鹿爲詠多至百二十首，上天下地，飛潛動植，莫不濫包，陸龜蒙爲漁具詩十五首，鳴榔斷澗，網罟罾繆，等於考古，蓋幾墮入惡道矣，尙何論哉！何言乎觀感態度之一致也？唐人最喜爲之詩題，如出塞，塞上，塞下曲，古離別，長門怨，長信宮，銅雀臺，婕妤怨，明妃怨，妾薄命，春閨，秋閨等，其命意不過述征戰之苦與美人淑妃賢媛之不遇，其觀感總在正面，絕少翻案之作。如施肩吾古離別

之「惟恐征戰不還鄉，母化爲鬼妻爲孀，」戎昱古離別之「知子遠從軍，何處無良人，」崔國輔明妃怨之「爲妾傳信斬畫師，」李端長門怨之「從來閉在長門者，必是宮中第一人，」等，皆直拙無餘味，令人殊不欲多讀。至如當花對酒，春去秋來，日月遷逝，節物流連，其觀感亦過多一致。夫聆新蟬而傷夏，觀落葉以悼秋，聞哀雁而念羈旅，對清酒而悲遲暮，詩人於此連情發藻，始欲愁矣。昔人謂歡娛之詞難工，愁苦之音易好。又如詩句一著清愁，便不癡肥，固有然矣。然如唐人之「年年歲歲花相似，

歲歲年年人不同，」「去年高枝猶壓地，今年低枝已憔悴，」「有歌有舞須早爲，昨日健於今日時，」「誰家有酒判一醉，萬事從他江水流，」「愁人夜永不得眠，瑤井玉繩相向曉，」諸類者過多。一人集中，觀感過於一致者，則如白居易詩十占七八皆恐衰老之將至，美及時而行樂，讀其一首，正可統槩十百首也。近人有謂征戰一事，唐詩全部只寫其苦，雖杜子美亦然，惟宋之陸務觀則反寫從軍之樂，亦詩人中之傑出者也。其說亦以有唐詩人觀感之態度過於一致也。

歷史中心東移說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著名社會學家素羅金(Dr. Pitrim Sorokin)，最近提出歷史中心東移之說。他認爲未來「世界樞要國家」爲美國、中國、印度及拉丁美洲各國。他建議英國大量移民出境，尤其是移往澳洲與加拿大，因爲後兩國特別歡迎英籍移民的移入。他說：「如果我以哈佛大學教授的薪津，來過地主華貴的生活，我就非破產不可。今日的英國情形正是如此。」今日恩格羅薩克森的文化中心，已移至美國；即如西班牙文化的中心，也不再在佛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而移至曾屬西班牙的南美各國。巴西已成爲葡萄牙文化的中心。即使如蘇聯，其文化的中心亦正在由歐洲部分移轉至亞洲部分。歷史的中心已移往太平洋，如果再有人以英倫三島爲歷史中心者，非愚即妄。按素羅金原籍俄國，自一九三〇年起即在哈佛大學執教，著述豐富，一九三七年出版之社會文化動力學(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及一九四三年所著災難中的人類和社會(Man and Society in Calamity)體大思精，爲社會學之名著。

現

代

史

料

聯合國大會通過設立臨委會

聯合國第二屆大會於九月十六日在紐約舉行，翌日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即在大會中演說，要求改革聯合國機構，於安全理事會之外，另設一由五十五國代表組成之和平及安全臨時常務委員會。九月二十六日美國代表更提出具體計劃，其建議案全文如左：

「聯合國大會對於聯合國憲章所賦予之責任，如有關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者（憲章第二條），促進政治方面之國際合作者（憲章第十三條），以及對於似將危害各國間之一般福利及友誼關係等事之和平解決者（憲章第十四條）。

「認為欲求有效實施此等職能，必需成立一項從事研究、詢問及討論之委員會，以備於此次大會結束之後，至下次大會開幕前之階段中代為執行大會之任務。

東方雜誌 第四十三卷 第十七號 現代史料

（憲章第二十二條）建議如下：

（一）成立一由聯合國全體會員國組織之臨時委員會，每一會員有一代表。

（二）該臨時委員會將協助大會執行下項責任與工作：

（A）如經決定，可以討論憲章第十四條所涉範圍內引起該會注意之局勢，以及安全理事會根據第十一條第二節提出於大會之問題，然後向大會提出報告及建議。

（B）根據憲章第十一條第一節以討論並向大會提出有關維持國際和平之一般合作原則；根據第十三條第一節發動以促進政治方面之國際合作為目的之研究，並提出建議。

（C）討論某一事件之是否需要召開聯合國大會之特別會議，倘有需要則向秘書長提出建議。

（D）在其職權範圍之內，舉辦有用與必需之調查，並成立調查委員會。

（E）研究、報告並向第三屆聯合國大會建議成立永久性聯合國大會委員會，以執行臨時委員會任職之需要程度，同時據其經濟考慮必需之改變。

（F）執行聯合國大會指定之任務。

（三）當解除其職能之際，臨時委員會將確定安全理事會在憲章中為維持國際安全和平之職權，同時將適當確定任何委員會如原子能委員會及舊式軍備委員會之職權。

（四）聯合國大會之臨時規律及程序，將於可以實行之範圍內，應用於臨時委員會及其所建立之小組委員會之程序。臨時委員會將選舉其主席、副主席、發言人及其他必需之官員。臨時委員會將於第二次大會閉會後十五日內，由秘書長召開，並將於第三次大會開幕前繼續工作。

（五）秘書長將於各國之合法當局進行適當安排，以使該委員會及其附屬委員會等得能留於該國境內或在該國旅行。並將供應必要設備，並委任適當人選，以

應該委員會及其附屬委員等之需要。」

十月六日我國會向大會提出折衷方案，主張摒棄美國關於設立五十七國永久性和平安全委員會之建議，而另行放寬召開特別大會法定手續，以免大國利用否決權阻止安全理事會請求召開特別大會。其要點有二：一、安全理事會對於某案之多數決議，如遭否決權阻止，祇須七個理事國包括五大國中之四國同意，即可向秘書長申請召開特別大會討論該案。依照現行規則，須經五大國一致同意，始可提出此種申請。二、秘書長接得申請後即應召開特別大會，但應將該案自安理會議程中撤銷。中國並提議五大國同意對於憲章中和平解決糾紛一章所屬全部案件放棄否決權。

聯合國大會政治委員會於十月十四日開始討論美國計劃，蘇聯代表維辛斯基對美國提議，極力抨斥，認為此乃美國企圖取消強國否決權，以便規避安理會，實屬完全違反憲章。我國代表顧維鈞於十五日會中演說，對美

國計劃作有條件之支持，認為不得侵犯安理會。十七日英國代表亦作同樣的意見。

十八日政委會就馬歇爾方案交與起草小組會研究一案，提付表決，結果以三十八票對〇表通過，蘇聯、白俄羅斯、波蘭、南斯拉夫、捷

英國宣布準備退出巴勒斯坦

本年四月聯合國特別大會討論巴勒斯坦問題，決議成立調查委員會，赴當地進行調查，並向大會提出報告。委員會經調查後曾提出建議十二項，主張從速結束巴勒斯坦之委任統治，實行阿猶分治。九月二十三日之聯合國大會於聽取委員會報告後，通過成立五十五國巴勒斯坦特別委員會。特委會於二十六日舉行首次會議，英國代表殖民大臣瓊斯(A. Creech Jones)宣布英國決定退出巴勒斯坦，翌日英國外交部有同樣之聲明。十月二十四日英政府稱，無論聯合國能否解決巴勒斯坦問題，英國決定於明年十月開始撤退駐聖地英軍。

克拒絕投票，另四國棄權。稍後又選舉中、美、英、法、澳、加、拿大、印度、荷、挪、墨、西、哥、阿、根、廷、玻、利、維、亞、黎、伯、嫩、蘇、聯、捷、克、為小組委員，但蘇聯與捷克立即宣布拒絕參加。

在此後的辯論中，美國於十月一日聲明

支持分治的原則，並願於過度期間，協助維持當地之治安。十月八日波蘭代表於會中，一方面嚴詞抨擊英美在聖地的統治，一方面也反對由阿刺伯民族獨自統治巴勒斯坦。十三日蘇聯代表正式表示贊成分治原則，為美蘇兩國在本屆聯合國大會中對重要問題第一次表示一致意見。辯論於十六日結束，計發表意見表示贊成分治者有十四國，表示反對者有十六國。二十一日特委會更成立三小組，對分治計劃作更為具體之研究。

關於分治計劃，阿刺伯方面表示堅決之反對。除代表阿刺伯民族之阿刺伯聯盟各國

代表，在特委會中表示反對分治辦法外，聯盟於十月八日在黎伯嫩首都舉行會議，訂立軍事公約，對巴勒士坦作經濟封鎖，堅決反抗分治辦法，敘利亞埃及等並有調動軍隊模樣，風聲鶴唳，一時事態頗為嚴重。自十月十三日英國向敘里亞政府提出照會，警告不得妄動後，

情勢稍為緩和。

猶太人方面，曾由猶太公會代表於十月二日之特委會中聲明願意接受分治計劃。在巴勒士坦之猶太公會並宣稱，如阿刺伯人企圖以武力進犯，猶人不惜流血抵抗。

所及殆將阻撓歐洲之復興。翌日美總統杜魯門在記者招待會中，稱新共產機構的成立，使美國援助西歐更為迫切，並否認美國有帝國主義之野心。

九國共產黨聯合情報局成立

十月四日法國共產黨機關報人道報透

帝國主義與反帝國主義兩大陣營。

露消息，稱歐洲九國蘇聯、法國、意大利、南斯拉夫、布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波蘭、捷克的共產黨，在波蘭某地舉行會議，決定成立聯合情報局（Communist Information Bureau），

情報局成立的消息發表以後，使英美集團國家發生極大衝動，蘇聯集團國家則表示歡欣鼓舞。五日莫斯科真理報曾以頭號大字標題及全頁地位刊載消息，英美則稱情報局之成立，即為第三國際之復活。十月七日英國外交部即表示共產國際已經恢復。法國社會黨於六日發表宣言，譴責法共對蘇聯之不惜促成東西衝突的態度，表示遺憾。十月八日美國代理國務卿羅凡特（Robert Lovatt）駁斥情報局宣言，「為故意歪曲美英兩國人民上次作戰目標，參加此項宣言之各國，如力有

以交換組織情報，及調整各國共產黨活動。情報局將設於南斯拉夫首都由九國共產黨各派一人組成執行委員會。會議的宣言於五日在莫斯科、巴黎及南斯拉夫京城各地公布，號召歐洲各地共黨，使用罷工及各種方法，阻止馬歇爾計劃或其他任何由西方國家主持之歐洲復興計劃獲得成功。宣言復稱世界已裂為

蘇聯方面力關共產國際之說，烏克蘭外長曼紐斯基（Manuilsky）在十月三日聯合國大會中，更作進一步之辯護，稱國際性之卡推爾及托辣斯可在華盛頓及倫敦舉行會議，反對勞工階級，為何勞工階級不能有同樣之權利，以對付戰爭販子及反動派之蔓延。十月二十日南斯拉夫副總統畢拉爾（Titas）向記者談話，申明共產黨情報局與共產國際不同，實為九國共黨同意在一處集會，交換彼此活動情形之情報。英國工黨極左翼議員齊里亞柯斯（Konni Zilliacus）於十月二十二日宣布，稱十月十四日在莫斯科晤見史太林時，史太林曾稱共黨情報局之設立，並非共產國際之復活，亦不致變更蘇聯願與英美改善關係之願望。

美國援歐計劃之發展

美國國務卿馬歇爾於六月五日宣布美國準備援歐，七月中旬歐洲準備參加馬歇爾計劃之十六國成立合作委員會，起草歐洲復興計劃報告。報告於九月二十二日發表，估計今後四年內歐洲需要援助二百二十四億四千萬元，其中希望由國際銀行貸款三十一億一千萬元，由美國援助一九三億三千萬美元。

九月二十九日杜魯門總統在白宮與共和民主兩黨領袖討論援歐問題，促請參眾兩院撥款及外交委員會應先行開會，考慮緊急援歐。總統請求經兩院外委會主席范登堡及伊頓同意，定十一月十日舉行會議。十月六日杜魯門總統演說，呼籲國人節省糧食，救濟西歐國家。十月十五日馬歇爾在美國工業組織聯合會中發表演說，力言在美國國會得就長期援歐計劃採取行動以前，有由美國從事救急援助，以防歐洲崩潰之需要。「吾人已面臨我政府及生活方式所據之西方文明特點，將告消失之危險。吾人必須採用積極的過渡措施，俾在國會得有充分之時間，以考慮並就長期援助計劃行動以前，防止歐洲政治經濟及心理上的致命惡化。目前之節糧計劃，乃此等過渡措施之一，定於十一月開會之國會委員會，無疑的將考慮其他措施。同時，美國政府亦當盡其所能，供給援助，惟僅賴此等措施，並不足，此不過為防止今冬崩潰之一重要步驟而已。」

二十二日白宮宣布，杜魯門總統定二十三日邀請兩黨國會領袖，舉行會議，再度商討對歐緊急援助。會後發表聲明，宣布決定召集國會於十一月十七日舉行特別會議，以應付國內之通貨膨脹危機，及推行緊急援助西歐之計劃。

聯合國規定紀念日

聯合國組織有兩個紀念日，六月二十四日之聯合國憲章日，十月二十四日之聯合國和平日，最近聯合國大會第六（法律）委員會曾提出討論，決定合併為一，巴西及美國代表以十月二十四日各校及其他教育機關均已開課，便利慶祝，故主以十月二十四日為紀念。併合提議已由委員會通過，並經本屆大會全體核准。

藝文

克里喔羅的民主

委內瑞拉 Rufino Blanco-Fombona 著
孫用 譯

盧那·勃朗柯——豐波納，委內瑞拉的作家，一八七四年生於卡拉斯（委內瑞拉之首都）。他的祖先是西班牙貴族。他的非常的活動，不但在作家，而且也在政治家，革命軍人，公務人員。這一切以及他私人的材幹，使他成了南美洲最有趣味的人物之一。他也旅行了許多地方。他的作品有批評，詩歌，政論，長篇和短篇小說。他的第一部短篇集於一九〇〇年出版。

本篇原題克利囉羅的民主，克利囉羅乃生養於西班牙領美洲的歐洲人，亦指出歐人所生之土人，係自英文本世界短篇小說集（倫敦，威廉海納曼公司版）譯出。據英譯者哥爾德堡博士說，南美洲的短篇小說，能與這篇比美的就不多了。

——譯者。

卡謨盧珂這小鎮，位於於向大平原去的通路口。有一條通路將這小小的居留地分而為二，又方正，又整齊，恰似花花公子分掠着的頭髮。向荒原伸展着的這村子，有兩列屋子，沿着大路兩邊，似乎鬼鬼祟祟地儘觀着過客。這些看起來像是在一雙平行的電線上的兩行麻雀。瓜利柯河在左近流着，那是一條灌溉着草原的豐饒肥沃的河；在牠的沙灘，鱸魚瞌睡着；在牠的河岸，半張着大嘴的，懶懶的鱷魚也睡着午覺。

正是選舉的時候；要選一位區長。爲了政治上某種原因，政府居然分一點兒心到這次的競選。厄爾·法洛（燈塔）一種爲了這事件而創

辦的，這邊地的報紙，創刊號上就如此聲明：「在卡謨盧珂，也許還是第一次，選舉不再是一羣小政客的，簡直只是選舉匠的工作了；在卡謨盧珂，也許還是第一次，這選舉的織物要由老百姓的清清白白的手織成了。」

候選人的數目淘汰到只剩了兩個。在選舉的前夜，當地的大人物，一區中富有的畜牧家，帶到這一個遠地流民的營業中心地的鄰鎮來的，有一羣一羣的小工，柔順的農夫，良善而簡單的平原工人。他們什麼也不知道，連明天選舉要幹什麼也不知道；而這些像擠在一處的家畜似的小工，卻正是公民，也就是所謂「選舉人」。他們大多數的衣服是斜紋布袴子和柳條布襯衫；他們腳下，穿草鞋；他們頭上，高頂寬邊的氈帽，或是橘紅色的瓜馬樹葉的帽子；圍着他們的胸部，像佩皮帶似地，斜掛着紅黃二色的腰帶；在他們右手，像一根手杖，握着農民的武器，永不放手的大刀。這些頭腦簡單的公民大都是中等身材，肌肉發達，因了太陽和因了他們的雜種血統而黑了的臉，使人記起阿坡雷和阿勞卡的平原上的古代居民。——那些在破利伐爾（註一）的軍隊中，巴愛思

將軍的巨人怪物，那些在馬上，用鎗尖，搶掠了西班牙兵船的偉大的戰士，他們以一百五十人攻擊毛利羅的六千兵，正如在美第亞的牛乳婦人中所說的一樣，——那些仍然活在歷史，帆船，謠曲，史詩，尤其是民衆想像中的草原英雄。

與選舉有關的黨，也像候選人一樣，有了兩個。黨魁的努力就在乎招集最大多數的人。在卡謨盧河鎮的兩黨，各自有其集中的區域，一在村北，一在村南。因爲有新來的傭工一羣陸續到達，兩邊的領袖就互相偵察：敵方究竟增加了多少投票人。

「看哪」，他們就對老實的農夫說，「去望一望那些笨蛋吧」。於是黨裏的雇員也從這一小隊到那一小隊去說明明天選舉的手續。然而不管這一切說明，這些簡單的鄉下人只顯出了多多少少的疑惑。許多人相信，武裝暴動的計畫正在進行。尤其是有一小隊，猜疑的感覺迅速地生長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說着。

「選舉」一個肥胖而且棕黑像是香腸似的牧人嘲笑着說道。「不久我們就要聽見砰砰——後來，呵，就是肉搏！」

聽了這面對可能的悲劇的一點兒嚇人的幽默，旁的一個牧人又說道：

「是啦，我們立刻就要聽見『兩鎗，孩子們，再拿起你們的大刀出去』了。」

這是一句大家都熟悉的口號，有許多人對這又喚醒了的回憶苦

笑着。「兩鎗，孩子們，再拿起你們的小刀出去！」這是作戰時候革命軍官的吶喊，因爲我們在大概總是缺乏軍火的當兒，這些叛徒的方法是先放一兩鎗，然後用明晃晃的刀向敵人的陣地衝去。然而政府的毛瑟鎗常常飛快地報復，在幾分鐘之內，戰場上就堆滿了這些革命者的尸首。但是有幾個能夠活着走近那些兵士的，那就很替他們的戰死的同伴雪恨，因爲在肉搏戰中，笨重的武器不但無能爲力，反而礙手礙腳，何況對於狂怒的大刀，簡直非刺刀以及無論別的什麼所能抵抗。只有兩條路：死或者逃走。

「這事情，我不滿意的是」，有一個小工又聲明道，「他們不肯對我們老實說。如果要我們打仗，我們當然去；不過他們也不要瞞我們。」大家同意，這不平的話很有理。如果他們明白了真相，那麼他們至少可以和他們的妻，他們的孩子，他們的母親道別。

「他們當我們是母雞。」

「不，不是當母雞，是當吱吱喳喳的喜鵲。」

「對啦，他們並不怕我們會像許多母雞和女人一樣，逃開了躲起來，可是只怕我們洩漏他們的祕密，只怕我們把這次暴動，到委員或是縣長那兒告密去。」

然後，一個富有經驗的老慕拉托（註二），頭髮花白，額上有一條很深的傷痕的，就來將這爭論平靜下去。

「那正是幹這種事的方法，孩子們。二十九年（註三），我們在厄爾·

托教跟着克勒思坡將軍發動革命的時候……」他沈入於他的軍隊生活的回憶之中了。他們大家很高興地聽着他，因為這平原的老人，他的態度和他的樣子的確是一個談鋒很健的人，正在這回憶中，一位黨的領袖遠遠地喊着這喜歡說話的老頭子：

「嘿，雷蒙，老傢伙！」

老雷蒙在答應之前，還想簡略地說完他的故事。但是那位領袖又叫了：

「雷蒙，老傢伙，到這兒來！」

因為他要老雷蒙告訴「孩子們」知道，要他自己也知道，明天的事情同打仗毫無關係，不過是選舉一位區長。

黃昏降下了。黑暗拉着牠的喪葬的絨幕，蓋到青綠的平原；蓋到這里黃色，那里又點綴着紅色的犬路；蓋到天空的輝煌的蔚藍。夜的聲音也聽見了：微風的瑟瑟，家畜的嗚鳴，草蟲的瞿瞿，青蛙的唧唧。醒來的星星刺穿了第一層陰影，落了下來，在瓜利柯河中洗着眼睛，而這河呢，反射着星星的金色，就在黑夜裏靜靜地向前流去，像那條金黃的派克托洛斯（註四）。正打着八點鐘。卡謨盧珂鎮要睡了，因為這小鎮是與黎明一同起身的；而當星星開眼的時候，牠就閉了眼睛了。只有從這兩個黨的總部，還繼續聽到，時而是嘈雜的琵琶聲，時而是克里囉羅的悲歌。這一天下午，酒瓶很自由地遞來遞去，所以這不安，這琵琶的哭泣，這歌聲的哀傷，不過是平原的燒酒的結果，而且這，如果不發洩為殘忍，那就發

洩為憂鬱；如果不流血，那就流淚。一曲民歌的聲音又在空中升起了：

我可憐的靈魂有兩個吻，

那我是再也不能忘記：

第二個我給了我母親，

第一個我也已經給了你。

× × ×

向監獄去的大門之上，

有粉筆寫着的這樣的歌：

在這兒，善人變成了惡人，

惡人也就變成了更惡。

× × ×

一會兒，一位領袖在這歌兒升了起來的一羣之前出現。

「要一個人去看一看，那邊怎麼樣了，好嗎？」他提議。「那邊」指的是別的一黨。成千的聲音似乎都回答着：「我。」「我。」「我。」

選定了擔任這差使的人是一個牧童，大約二十歲，黑，強壯，沒有鬍

子，黑得像兩顆帕拉樹子的小眼睛。當他站起來要出差去的時候，別的

失敗了的自告奮勇者就侮辱他：

「怎麼派了這樣一隻母牛去？」

「你喊得響一點，啞，如果要我們來救你。」

「還有一個女人陪你去。」

那一位領袖就來調停了。

「靜下，諸位，靜下，大家去睡。明天我們要打敗敵人了。」

然而不管他的領袖在場，這派定的人依然回罵了三四句粗野的話，於是走了。他在路上躲躲閃閃地前進，想着：「這些無賴想的是什麼呢？說是我們明天要打敗敵人，我很願意今天晚上就動手！他們以為我怕。我不應該聽他們這些畜生！」

路上沒有人，一切都遮着黑影。下着濃濃的細雨了。當這青年思索着向前走去，遠遠地，在微風的雨溼的翼翅之上，一陣一陣的音樂傳到他的耳朵。那一黨的人也有很出色的時間呢。這平原的青年又想起了他的同伴們的玩笑，就喃喃罵着：「這些畜生！」

忽而，他似乎隱約地在黑暗中畫出了一個人影，他馬上準備停當。人影從對面走來。走到很近了，這青年就認出了是一個屬於敵黨的人。

「你那兒去，老頭子？」

「就在這兒吸新鮮空氣。」

「吸新鮮空氣！你是探子！你出來探探我們的！」

「探子？那連你的媽也是探子了，你這無賴！」

他們不再說什麼了。兩把大刀劃破了黑暗，這老人，頭劈做兩半，倒在泥中，瀰着雨，像狗一樣死了。

這青年立刻跑回到領袖那里，一點沒有誇張地，當了大家的面，報告了他剛在遇到的事。

「殺了一個老頭子！」一羣之中又有人搶白他，「爲什麼不殺老太婆呢？」

領袖卻很嚴厲地責備這平原的青年。「你犯了罪了，無緣無故的罪。他們馬上要來捉你。我也無法可施。快逃到山裏去！」

這孩子發昏了。什麼？逃到山裏去，像野獸一樣跑掉？那麼這真的犯了罪了？可是——見鬼！那個老頭子不是敵人嗎？

「去，朋友。我會通知你的牧場去的。」

這青年冒着微雨，在昏黑中不見了……

他的逃走卻害了自己……終於，厭極了流浪冒險的生活，他向法庭自首……到了判決那一天早晨，看到了自己的刑罰並無減輕之望的時候，這可憐的傢伙當堂哭了起來，嗚咽着：

「你們不是說過，要打敗他們？難道他們不是我們的敵人？」

(註一) 玻利維爾：委內瑞拉將軍，一七八三至一八三〇。他於一八二二年推翻西班牙在美洲的統治權，建立了哥倫比亞共和國和玻利維亞共和國。

(註二) 塞拉托：黑人和白人的第一代混血兒。

(註三) 二十九年即一八二九年，委內瑞拉又起革命，建立了獨立國。英譯文作

「九十二年」，似誤。

(註四) 薩克托洛斯：在小亞細亞呂底亞之河，河中之沙含金質。

時

事

日

誌

自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至十月二十四日止

民國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九月三十日

○美總統杜魯門簽署、羅保、匈四國和約。

○外交部長王世杰赴白宮訪問杜魯門總統。

九月二十六日

○聯合國大會批准巴基斯坦加入聯合國。

○國務會議決議，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展期一月。

十月一日

○英國向聯合國巴勒斯坦特別委員會宣布，決定退出聖地。

○山東國軍收復煙台。

○朝鮮美蘇聯合委員會中蘇聯提議明春美蘇同時撤兵。

○香港總督葛量洪抵南京訪問。

○美國向聯大政治委員會提出五十五國常務委員會計劃。

十月二日

九月二十七日

○印尼總理宣布廢止印荷林芽蒂協定。

○菲律賓與西班牙訂立友好協定。

十月三日

九月二十八日

○安理會決議令美、澳、比三國制止印尼流血慘劇。

○行政院長張羣巡視華北返京。

○四強外長代表會議開幕，討論委屬殖民地。

十月四日

九月二十九日

○蔣主席抵平視察。

○美總統召集兩院領袖會議，商撥款緊急措施。

十月五日

○英國內閣局部改組。

東方雜誌

第四十三卷

第十七號

時事日誌

○膠東國軍收復威海衛。

○監察院發表外匯使用情形報告書。

○莫斯科宣布，蘇聯、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波蘭、法國、捷克、意大利九國共產黨，成立聯合情報局。

十月六日

○蘇聯代表在聯大政治委員會要求撤退駐希臘外軍。

十月七日

○聯大社會委員會否決外蒙參加新聞會議。

○英國內閣改組。

○美國務院整肅人事，共黨納粹分子撤職。

十月八日

○蔣主席飛瀋陽巡視，當日返平。

○聯大政委會通過設立巴爾幹監察團。

○美國代理國務卿洛維特證實新共產國際。

○智利以南斯拉夫官員二名從事共產活動驅逐出境。

十月九日

六三

◎蔣主席返京。
◎英議會助華艦抵南京。

◎安理會公布六國領事團印尼調查報告書。

十月十五日

十月十日

◎南斯拉夫與智利斷絕邦交。

◎阿刺伯聯盟決議對猶施行封鎖，聯盟各國成立軍事協定。

◎阿刺伯聯盟各國準備武力反對猶大復國。

十月十六日

十月十一日

◎莫斯科廣播稱其洛托夫致函馬歇爾，譴責美國不答覆蘇聯朝鮮撤兵建議。

◎蔣主席飛青島。

◎美國進出口銀行向意大利貸款三千二百萬元。

十月十七日

十月十二日

◎聯合國託管會議通過成立西賽摩亞自治政府。

◎美國向聯合國大會建議儘速完成朝鮮獨立。

◎英國願向在倫敦簽訂移交政權協定。

◎南斯拉夫瑞士成立商務協定。

十月十八日

十月十三日

◎阿根廷意大利簽訂商約。

◎英國教展敘里亞政府，請勿擾巴勃士坦治安。

◎蘇聯在巴勃士坦委員會中宣布贊同蘇阿分治。

◎東北國軍撤離農安德縣。

◎中國向加拿大訂購蚊式機一五〇架，談判完成。

◎聯大政委會通過設立五十五國陸委會。

◎英美關於分辦德境占領費，成立協定。

◎美代理國務卿羅凡特函其洛托夫，拒絕撤退朝鮮駐軍。

十月十九日

◎我外交部長王世杰在紐約發表聲明，主張朝鮮應獲獨立。
◎法國舉行市議會選舉。

十月二十日

◎馬來亞罷工罷市，抗議蘇聯刺奪華僑權利。

◎法國市選舉揭曉，戴高樂派占優勢。

◎英國工黨政府第三屆議會開幕。

十月二十一日

◎聯合國大會通過政治委員會決議，成立巴爾幹監察團。

◎巴西宣布對蘇聯斷絕邦交。

◎智利宣布對蘇聯斷絕邦交。

十月二十二日

◎蔣主席巡視膠東返京。

◎伊朗國會否決一九四六年伊蘇石油協定。

◎法國成立新聯合內閣。

十月二十三日

◎美總統杜魯門宣布定十一月十七日召開國會特別會議。

十月二十四日

◎中非兩國交換友好條約批准書。

◎熱境國軍收復赤峯。

◎行政院政務會議決定調整公教人員待遇，增加百分之二百二十五倍。